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30 1940

T 3150/2569.83

4

絳縣志卷之十二

古蹟 陵墓寺觀附

車箱城在縣南十里春秋時晉侯城聚殺羣公子處

杜預注聚晉邑俗名車箱城址存

故絳城在翼城東南曲沃南二里元和郡縣志絳周

勃邑今號絳邑故城舊志縣西二十里有絳侯封

邑今為勃村有遺址

故晉州 隋志後周置晉州於此建德五年廢

郇王寨在縣東二十里郇王村東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南樊寨在縣東三十五里周圍約二十餘畝上可避兵

白雲洞在縣東太行山洞深二丈餘產石鍾乳洞中有吼聲三日內卽雨洞外就崖磨碑刻佛經一卷未注晉天符五年白雲子書按晉無天符年號疑爲天福

石門在縣東北續魯兩壁峭立中通行人高十餘丈長可數里

華陽池在縣署東上有亭曰豐樂卽古凝翠亭也

帶溪水植蓮畜魚公餘玩賞元推官劉遂初絳守宋止齋俱有詩詳藝文

太虎石在縣署前高八尺許堅質細皴間於夜分放光高可丈許人疑鬼火不知寶石光也

絳侯封邑碑在治署前明崇禎末年范志亮書隸法奇古可玩

雷震柏在東關府君廟高可百尺周十圍萬曆年間遭雷震外堅中空下可容數十人雖霜皮僅存而枝葉愈加茂盛大抵晉唐以上物也

古松在縣東北犯村舅犯廟突兀磊砢蟠蜒而上覆
肩殿宇如張綠傘不知紀年

陵墓附

姜嫄墓在縣南三十里煙莊存雲嶺墓前有祠見祠

廟

晉獻公墓在縣東槐泉

晉文公墓在縣東下村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夏四月

癸巳葬墓前有廟見祠廟

晉大夫舅犯墓在縣東郇王村舊有碑今無土人咸

呼其塚爲狐偃圪塔

漢絳侯周勃墓在縣西勃村元推官劉遂初絳守宋
克篤俱有過絳侯墓詩載藝文

晉司空裴楷墓在縣西南楊村有碑剝落

宋尙書張觀墓在縣東北范柴村有碑剝落

寺觀附

興國寺在縣治西南隅明嘉靖間知縣徐富建邑人

吉大來記

聖水寺在縣治西南十里楊村卽聖水三泉元秦定

間建僧海林重修

永興寺在城南順治二年建康熙十四年重修乾隆二十年新建後殿

壽聖寺在縣治東北二十里鄭柴莊隋開皇年間建太陰寺在縣東十五里張上村元泰定年間建

金禪寺在縣東北三十五里北樊村宋紹興年間建鐘樓寺在城東北宋乾德年間建

普照寺在縣東北二十里范柴村金天眷年間建

洪福寺在縣東北四十里倉豐莊元中統二年建明

洪武間并觀音福勝二寺入焉

太陽寺在縣西北二十里崗底莊元泰定間建

淨居寺在縣東十里韓莊

慈光寺在縣東北四十里大交鎮

福田寺在縣東北三十里南樊莊明成化年間建

福勝寺在縣西北十里西橋莊元至正年間建

淨土院在縣西二十里崔村懸崖危閣古柏盤根頗饒幽致

永興禪寺在縣西北十五里牛村莊元大定年間建

彌陀寺在縣東北二十里王峯莊

寶泉寺在縣東二十里槐泉莊明嘉靖年間建

石佛寺在縣東北二十里鄭柴莊

興福寺在趙村

續魯上寺

玉泉洞在縣東北二十里南柳莊相傳爲僧人道明

創玉得泉因建寺以名之

龍泉院在縣東北三十五里范璧莊西元大定年間

勅建

燈明院在縣東北三十里長干村

洪濟寺在縣東五里路村

福興寺在縣東北三十里三澗村

太微宮在縣治西街南向元至正年間建

玄清觀在東關元大德年間建

九雲觀在縣東南陳村宋延祐年間建

長春觀在縣東南十里荆村元至正年間建

洞元觀在長干村

玉陽觀在下柏村

雲溪觀在縣東北五十里張村元至正年間建
遇真觀在縣東北五十里枚村元至正年間建

崇真觀在縣東南樊莊明嘉靖年間建

洞真觀在縣南十里南城莊

玉清宮在絳山西頂

玄帝臺在絳山絕頂卽絳山曉日處

玉泉觀一在鄭柴東南一在賀水元至正年間建

清都觀在縣東喬村元至正年間建

老君廟在城南二里坡下 國朝順治二年建殿宇

恢闕爲一邑中寺觀之最每歲二十兩月商賈咸

聚集於此以通貿易下有九龍溝春明日霽頗饒

蔗景龍澗早春卽其地也

臨泉洞在縣西南十五里西冷口明成化年間建

國朝乾隆二十四年重修

朝陽洞一在縣東北續魯莊一在縣西南西冷口莊

一在縣東磨裡村一在縣西北牛村溝巖下惟在

續魯莊者爲最勝

圓覺洞在縣西南冷口莊崖岍間周圍峭壁前開一

門

元真洞在縣東二十里

龍泉洞在縣東十五里衛莊

紫霞洞在縣西北二十里步坑莊

華巖洞在縣東二十里東官莊

福勝院在縣東三十里董封莊金大定五年勅建

祥異

周

桓王十一年七月壬辰朔日食貫中失上下竟而黃

劉歆以為六月趙與晉分晉灼注周之六月今之

四月始生畢而入參參晉分也

漢五行志 按漢儒推步日食詳載

占驗故載之後世史家不指涉晉事者不錄

惠王十六年晉獻公伐霍霍公來奔齊晉大旱卜之

曰霍太山為崇使趙夙召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

太山之祀晉復穰

史記

二十二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晉滅虢及奚齊卓子之應五行志

襄王三年兩金於晉

竹書紀年

七年五月日有食之劉向以爲象晉文公將行霸

道後伐魏執曹伯敗楚城濮朝天王河陽其效也

五行志

十七年晉文公田有大蛇高如堤阻道竟之文公還車而反齋居三日請於廟自罪施德於民未半

旬蛇臭腐死晉史乘

二十四年十二月己卯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

沃出絳柩有聲如牛鳴劉向以爲近鼓妖也將有

急怒之謀以生兵車之禍五行志

頃王六年秋七月有星孛於北斗傳以爲趙穿之應

同上

匡王元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

晉靈公之應同上

定王六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董仲舒劉向以爲

楚敗晉於邲亦其應同上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

六日而蘇左傳

八年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晉滅潞氏申氏亦其應

十五年夏六月癸卯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為

王師敗於茅戎晉敗齊於鞏其應也五行志

二十一年夏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帥群臣

哭之乃流穀梁傳

簡王十一年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

為晉敗楚於鄢陵之應五行志

十二年春正月雨木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為

木介介者甲兵象也五行志

靈王十四年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

為晉大夫專政之象同上

二十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樂盈

入於曲沃劉歆以為七月秦晉分同上

二十三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既劉歆以為六

月晉趙分同上

景王十一年春石言於晉魏榆左傳

十三年春王正月有星出婺女鄭裨竈言於子產
 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墟姜氏
 實守其地居其繼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
 晉之妣也姜氏實守其地天有七紀戊子逢公以
 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

左傳

二十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為時

宿在畢晉國象也

五行志

敬王七年秋龍見於絳郊

左傳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

向以為晉三大夫分晉之應

五行志

二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劉歆以為六月

晉趙分

同上

元王六年澮絕於梁丹水三日絕不流

竹書紀年

貞定王三年乙亥晉地震

綱目前編

考王十有三年癸丑晉桃李冬實

綱目前編

八年彗星見於晉

舊志

十三年晉無雲而雷

同上

威烈王三年晉大旱地生鹽

竹書紀年

四年四月晉大雨雪舊志

二十年五月絳有三犬率衆犬數萬聚於絳殺一

犬於東方一犬於西方同上

顯王二十三年絳中地塠西絕於汾竹書紀年

漢

高祖七年月暈參畢七重史記

文帝三年秋旱五行志

景帝中三年正月丁亥金木合於觜觶爲白衣之會

三月丁酉彗星夜現色白長丈在觜觶旦去益小

十五日不見六月甲子蓬星見尾北可六丈丁卯

在箕北近漢稍小生時大如桃壬申去凡十行委志

昭帝始元二年冬無冰傳以爲上年九歲大將軍霍

光秉政之應五行志

神爵元年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詔曰東濟大河天

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其以五年

爲神爵元年甘泉河東行所過無出田租漢書

成帝建始三年夏大水郡國十九兩山各水出凡殺

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傳曰簡宗

廟不禱祀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此元年有司奏徙河東后土於長安之應也

五行志

哀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白氣出西南從地上至天出參下貫天厠廣如一匹布長十餘丈十餘日去

天委志

後漢

和帝永元元年正月辛卯有流星起參長四丈有光

色黃白委志

安帝元初元年六月丁巳河東地陷

後漢書

延光二年三月丙辰河東大風拔水上

同

桓帝建和元年秋七月河東言木連理

同上

永壽三年七月河東地裂

靈帝建寧四年五月河東雨雹山水大出地裂十二

處

魏

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

晉五行志

晉

武帝泰始三年三月太行山崩

五行志

咸寧元年地震五年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同上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兩肉

晉書

北魏

世祖延和元年秋七月大流星出於參

天象志

高祖延興五年正月丁酉白虹貫日

孝文帝太和三年正月月暈觜參兩肩占曰有赦

七年十月有客星大如斗在參東

宣武帝景明元年八月乙亥并朔汾州司州之正平

平陽頻暴風實霜

靈徵志

孝明帝熙平元年十二月甲辰月暈東井觜參五車

占曰大旱

天象志

前廢帝普泰元年十月甲寅金火歲土聚於觜參甚

明大晉魏之墟也

出帝永熙元年十一月辛丑有流星出昴北東南流

輾貫參光明照地有聲如雷

北周

武帝建德六年九月甲申絳州獻白雀

周書

隋

文帝仁壽四年七月乙未日青無光八日乃復

隋書

唐

高祖武德二年太行山聖人崖有聲新唐書五行志

太宗貞觀十年河東疾疫命醫齋藥療之

二十一年秋絳蒲等州旱五行志

二十三年八月癸酉河東地震乙亥又震

高宗永徽元年絳州旱蝗

久視元年河東旱

睿宗景雲二年正月甲戌并汾絳三州地震壞廬舍

壓死百餘人

肅宗乾元三年四月丁巳有彗星色白長四尺東方

疾行歷畢昴觜觶參主右執法西凡五旬餘昴畢

為趙參為唐天文志

代宗大歷二年河東水災五行志

七年七月芝草生 十二月丙寅有長星於參下

其長亘天長星彗屬參唐星也同上

德宗興元元年冬十月螟蝗為害蒸民饑饉每節度

賜米五萬石舊唐書

憲宗元和四年十二月群鳥夜集於太行山上五行志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有火流出參西北色黃有尾迹
長六七丈光燭地至羽林滅

四年七月鎮星依歷在觜躄行至參六度當居不
居失行而前遂犯井鉞 絳州蚘妨害稼

文宗太和六年秋河中絳州旱

宣宗大中六年三月有彗星出於觜參

懿宗咸通六年正月大風拔木有十圍者 十二月

晉絳二州地震壞廬舍地裂泉湧泥出青色

八年正月丁未河中晉絳三州地大震壞廬舍人
有死者

僖宗乾符三年秋河東諸州多鼠穴屋壞衣三月止
鼠盜也

五年秋大霖雨汾澮及河溢害稼

中和元年秋河東早霜殺稼

昭宗乾寧二年三月庚午河東地震山摧

宋

太祖建隆四年六月絳州有蝗

乾德元年二月辛亥晉絳蒲州饑命發廩賑之

五年絳州大水

太宗太平興國六年絳州旱

淳化二年絳晉汾等州旱

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六月蝗蝻趣河東及霜寒始斃

仁宗天聖三年十一月辛卯晉絳陝解饑發粟賑之

明道二年河東蝗

至和二年河東自春隕霜殺桑

慶曆三年十二月河東地震

神宗熙寧元年二月壬戌河東饑貸饑民粟

元豐七年河東饑詔蠲稅

徽宗宣和七年七月己亥河東諸郡咸震裂

金

熙宗皇統二年秋西京河東大熟

海陵王正隆二年秋河東蝗

五年二月辛未河東地震

衛紹王崇慶元年河東旱賑之 五月河東大饑斗

米錢數千流殍滿野

二年河東大旱

正祐二年吳村民席憲地內麥一莖兩穗有四五岐
至六七岐者二畝餘繪圖以奏一時題咏甚多

元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絳州大旱

成宗元貞元年七月大原平陽等路旱

大德八年正月地震九年以地震改平陽路爲晉寧
路十年復地震十一年大水

泰定帝泰定四年八月晉寧路旱

順帝至元六年五月辛卯絳州雨雹大者二尺餘

七年夏四月河東大旱民多饑死

二十一年十月癸己有赤氣見北方如火

二十三年六月丁己有白虹二道衝斗牛間

二十七年春正月乙未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
聲如空中戰鬥者 七月丁酉星隕光耀如晝

明

宣德三年山西大饑流移十萬餘口

嘉靖七年饑

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地震十餘次城垣廬舍

傾倒殆盡人民壓死者不可勝紀

萬曆元年天裂

十四年大饑

十六年秋七月絳縣蝗 八月二十三日絳縣大

雪嘉禾一莖三四穗

二十四年六月二十日有赤星如斗自西南流入

東北翌日雨雹大如卵

二十六年大饑

四十四年四月飛蝗蔽天食禾立盡

崇禎四年流寇入境

六年春大饑發帑賑濟

七年夏有流星出參宿 大饑

八年秋旱大饑

九年又大饑賑之

十年秋騰

十二年蝗食禾如掃

十三年旱 舊志是年八月隕霜

十四年春大饑

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偽順縣令來搜鄉紳故宦
子孫逼索財物極其慘毒

國朝

順治六年五月府屬大亂賊入縣城知縣逃去教諭

崔琦投井死城中居民漸稀 十二月十六日賊

焚縣治學宮四鳴樓三門城樓店肆民屋幾盡烟

火數日不絕

舊志

七年夏六月地震

八年六月夜見流火光如晝

康熙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丙辰戌時酉戌地白氣

如虹濶如布帛自地直上斜冲斗牛虛危分野附

天漢而左旋至亥子時不見初二三日陰晦不見

初四五六日濶前三倍益光而白中覺有青色

三十年夏旱

三十二年大有麥

三十四年地震奉

旨發帑散賑又給貧民修葺房屋銀兩

四十三年夏旱麥被災

五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地震 二十七日雨雹
大如杏從東南來爲時最多傷害田苗

六十年夏旱麥被災

六十一年田中秋黍有一殼數粒者是年大稔

雍正七年十二月卿雲麗日是歲大稔

九年大有麥

乾隆五年冰雹傷禾

十一年正月大雪有二尺許二月初八日水大發
阻隔行人有淹斃者

二十四年旱秋禾災

二十五年正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聯珠薄海
臣民咸歡呼以爲太平之瑞

絳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第一

文

澮水注

後魏
酈道元

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

澮水東出詳高山亦曰河南山又曰澮山西逕翼城南按詩譜言晉穆侯遷都於絳翼孫孝侯改絳爲翼翼爲晉之舊都也後獻公又北廣其城方二里又命之爲絳故司馬遷史記年表稱獻公九年始成絳都

左傳莊公二十六年晉士蔦城絳以深其宮是也其水又西南合黑水嶺水導源東北黑水谷西南流逕翼城北右引北川水出平川南流注之亂流西南入澮水澮水又西南與諸水合謂之澮交竹書紀年曰莊伯十二年翼侯焚曲沃之禾而還作爲文公也又有賀水東出近川西南至澮交入澮又有高泉水出東南近川西北趣澮交注澮又南紫谷水東出白馬山白馬川遁甲關山圖曰絳山東距白馬山謂是山也西逕榮庭城南而西出紫谷與乾河合卽教水之

枝川也史記白起傳稱起涉河取韓安邑東至乾河是也其水西與田川水合水出東谿西北至澮交入澮又有女家水出於家谷竹書紀年曰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若叔軫追之至於家谷有范璧水出於壁下並西北流至翼廣城昔晉軍北入翼廣以築之因卽其姓以名之二水合而爲西北流至澮交入澮澮水又西南與絳水合俗謂之白水也非也水出絳山東至寒泉奮湧揚波北注縣流奔壑十一許丈青崖若點黛素湍如委練望之極爲奇觀矣其

水西北注流於澮應劭曰絳水出絳縣西南蓋以古絳爲言也史記稱智伯率韓魏引水灌晉陽不沒者三版智氏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今乃知之汾水可以浸平陽絳水可以浸安邑時韓居平陽魏居安邑魏桓子肘韓康子韓康子履魏桓子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以亡魯定公問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孔子以爲幾乎余覩智氏之談矣汾水灌平陽或以爲有之絳水灌安邑未識所由也

西過其縣南

春秋成公元年晉悼公謀去故絳欲居郇瑕魏獻子曰土簿水淺不如新田有汾澮以流其惡遂居新田又謂之絳卽絳陽也蓋在絳澮之陽漢高帝六年封越騎將軍華無害爲侯國縣南對絳山面背二水古文瓚語曰晉平公與齊景公乘至於澮上見乘白驂八駟以來有犬狸身而狐尾隨平公之車公問師曠對首陽之神有犬狸身狐尾其名曰者飲酒得福則激之蓋於是水之上也

又西南過虎祁宮南

宮在新田絳縣故城西四十里晉平公之所構也時有石言於魏榆晉侯以問師曠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臣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言也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石言不亦宜乎叔向以爲子野之言君子矣其宮地背汾面澮西則兩川之交会也竹書紀年曰晉出公五年澮絕於梁卽是水也又西至王橋注於汾水

晉智伯瑤攻趙襄子襄子奔保晉陽原過後至遇三人於此澤自帶以下不見持竹二節與原過曰爲我遺無卹原過受之於是澤所謂王澤也

晉文公守原議

唐 柳宗元

晉文公旣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鞞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伯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

豈可以爲法乎且晉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啟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問非過問舉非過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魏賈逵碑跋

宋 歐陽修

右魏賈逵碑魏志賈逵傳云爲絳邑長爲賊郭援所攻絳人與援約不害逵乃降而援欲以爲將逵不肯叩頭援欲殺之絳人乘城呼曰負約殺我賢君寧俱死援義之遂不殺又按裴松之注引魏畧云援捕得逵逵怒不肯拜促殺之諸將覆護囚於壺關土窖中守者祝公道釋其械而逸之與魏志不同而此碑但云爲援所執臨以白刃不屈而已不載絳人約援事

如傳所載不獨達有德於絳人而絳人臨危能與生
死亦可謂賢矣自古碣石稱述功德嘗患過實而達
與絳人德義碑不應畧而不著竊疑陳壽作傳好奇
而非實也松之又著魏書魏賈逵年五十五而碑云
五十有四亦當以碑年爲正嘉祐八年十一月十四
日書

重修姜嫄祠記

失名

絳縣尉臨汾郭道遠來謁曰縣之煙莊舊有姜嫄聖
母廟世代遼遠肇建不知金泰和中進士王藻石

載嘗有伐木得斷碑於土中者文字漫滅已不可考
而居民香火歲時特盛祈禱輒應歷年既久風雨凌
碎祠宇頽壞里人黃英倡爲一新黥黯者鮮傾欹者
端缺裂者完改觀於疇昔矣願有文以記歲月予曰
若姜嫄后稷之德澤山川廟貌之形勝前碑載之詳
矣奚復贅詞然考諸書之說姑舉姜嫄生后稷之異
非帝嚳之妃乃絳人所祀而記之謂姜嫄出野見巨
人跡踐之心忻忻身動如孕及期而生棄生民詩有
曰履帝武敏歆朱傳謂姜嫄出祀郊禘見大人跡而

履其拇指遂欣欣然如有人道之感先儒或疑其巨跡之說何也張子曰天地之始人固有化而生者予謂上古藐矣且以論之禹之母曰修己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芻坼而生殷之母曰簡狄行浴見元鳥墜其卵吞之而生蘇氏謂麟麒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鱉神人之生異於常人何足怪哉大戴禮曰帝嚳四妃元妃有邠氏曰姜嫄生后稷次曰有娥氏曰簡狄生契又陳鋒氏曰慶都生堯四妃娥訾氏曰常儀生摯史記亦云姜嫄帝嚳之元妃也或曰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人之常也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又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何故嘆其母而不美其父歟鄭氏謂當堯之時姜嫄爲高辛氏之世妃乃帝嚳后世子孫之妃也若謂帝嚳之妃堯稷契皆賢兄弟也堯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稷契必待舜爲臣而舉之何耶然則非帝嚳之妃明矣朱傳亦云姜姓有邠氏女名嫄高辛氏之世妃是也詩又曰卽有邠室家朱傳亦謂堯以后稷有功於民封於有邠卽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

人亦世祀焉郃在京兆武功縣去絳千有餘里其起廟祀於此豈非因后稷之功追念姜嫄氏之德久而不忘者歟廟旁有古塚故老相傳爲姜嫄墓亦無可考歷觀後世凡配帝者莫敢不母未聞高辛氏之妃后稷之母千載而下猶以姓名稱之歷代而不更者可謂缺典且堯之二女爲舜妃屈原謂娥皇湘君女英湘夫人茲碑爲姜嫄聖母者尊周之心事神之義大矣韓愈氏曰祀而遍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焉社稷勾龍棄乃配享之姜嫄爲母棄爲子安有子享天下之祀而母爲之過歟况后稷公劉皆以農事開國文武成康積德累功紹周家八百年之基業皆本始於姜嫄氏歟嗚呼絳人祀之未若天下之通祀也茲又望於明禮者著之盛典是爲記

晉文公廟記

呂夢得

觀晉公子重耳之事原其世系自成王封叔虞於唐至子燮始爲晉侯逮獻公滅虢而遷都絳焉獻公有子九人而申生及夷吾皆有賢行先伐驪戎得姬而獻公愛幸之生奚齊獻公有廢嫡立庶之意而驪姬

因令人譖惡太子欲立其子因歸胙置毒將謀而殺之太子知君不察其罪而又不自理遂經於新城之廟驪姬既殺太子申生而又譖二子公乃奔蒲獻公使宦者勃鞮趨殺公踰垣而走斬其衣袪遂奔於狄從者有賢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世之言曰晉文以一亡公子而伯天下伊誰之力也愚竊料之流離之時使其安齊之富無有去心從行諸人亦徇其欲則終其身布衣耳幸而從行者識高慮遠謀於桑下載而去齊繼而入晉席未及煖已忘其初因披瀆請見忿心勃然而生使讓之且辭焉當是時也若肆行誅戮則懼者甚衆焚宮之變雖幸而免安知他日無崩躓戎州之釁乎賴披危言之力文公一聞其警忿戾俱消評諸臣之功前有反晉之謀後有城濮之戰吾以爲反晉之功不若去齊而城濮之勲曾未及寺人披瀆之萬一也始公之遭難去國過鄭及楚人有不堪其憂者矣風羈雨緘去宋歷秦人有不堪其勞者矣乞食投塊觀浴操戈人有不堪其辱者矣歷十九年艱險備嘗一旦朝於武宮不失

舊物是豈偶然之故哉譬天之生物根莖花實無非雨露之所養此特造化之小耳一經雪虐風號之餘然後能反膏收液發而爲陽春之滋榮此天下之大造化也必有大彫落然後有大發生必有大摧折然後有大成就其文公之謂歟

荀息論

宋 司馬光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意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范文子論

宋 蘇軾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臣也不求一

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曰子反隕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弒胥童死欒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民人至于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

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成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畧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晉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鑑而益之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于趙宣子也遠矣

晉論

宋蘇轍

晉文公辟驪姬之難處狄十有二年奚齊卓子相繼戮死秦晉之人歸心焉文公深信咎犯靜而待之若將終焉者至於惠公起而赴之如恐不及於是秦人

責報於外而里不要功於內不能相忍繼以敗滅內
外絕望屬於文公然後文公徐起而收之無尺土之
賂一金之費而晉人戴之遂霸諸侯彼其處利害之
計誠審哉夏商之衰湯文王皆起於諸侯積德深厚
天下歸之不得已而後應故雖取天下而無取天下
之患其後皆數十世若晉文公德雖未足而待其自
至則庶幾王者之事也是以主盟中夏幾二百年其
功業與齊桓等而子孫過之遠甚夫豈非其積之有
厚簿故耶晉悼公之復霸也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

師未嘗一與楚戰卒以敝楚而服鄭蓋古之善用兵
者皆以不戰屈人之兵非不得已不戰方鄭之未服
也中行偃欒黶皆欲以戰勝楚惟知瑩知用兵之難
勝負之不可必遷延稽故而楚人自敝不較而去不
然二子將爲先穀而瑩將爲林父如瑩可爲知兵矣

知瑩趙武論

宋蘇轍

齊威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其義多於晉文然威公
沒而齊亂其後不能復霸文公子孫世爲盟主二百
餘年與春秋相終始其故何也雖襄公悼公之賢齊

所無有然其所以保霸業而不失者則有在也霸者之盛非能用兵以服諸侯之難而能不用兵以服諸侯之爲難耳文公之後前有知瑩後有趙武皆能不用兵以服諸侯此晉之所以不失霸也悼公與楚爭鄭三合諸侯之師其勢足以舉鄭而卻楚晉之羣臣中行偃欒黶之徒欲一戰以服楚者衆矣惟知瑩爲中軍將知用兵之難勝負之不可必三與楚遇皆遷延稽故不與力戰卒以敝楚而服鄭此則知瑩不用兵之功也悼公死平公立平公非悼公比也然能屬任趙武武嘗與楚屈建合諸侯之大夫於宋以求弭兵趙武於此有仁人之心二焉方其未盟也屈建衷甲將以襲武武與叔向謀之叔向日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人誰與之安能害我武從其言卒事而楚不敢動將盟晉楚爭先叔向又曰諸侯歸晉之德耳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武亦從而先之此二者非仁人不能何也人將衷甲以襲我我亦衷甲以待之此勢之所必至也不幸不勝無可言者雖幸而勝晉楚之禍必自是始晉爲盟主常先諸侯矣晉未失

諸侯而楚求先之若與之爭楚必不聽晉楚之禍亦必自是始然此二者皆人情之所不能忍也忍之近於弱不忍近於強而武能忍之晉楚不爭而諸侯賴之故吾以爲武有仁人之心二焉凡晉之所以不失諸侯而趙氏之所以卒興於晉者由此故也春秋書宋之盟實先晉而後楚孔子亦許之與

叔向論

宋蘇轍

樂王鮒言於君無不從欲爲叔向請以其同也棄而不應祁大夫老矣無位於朝以其覺也知其必爲已言何其明哉不然晉楚之際亦多故矣同盟有衷甲之變交聘有司官之禍苟明不足以應之身受其辱而國被其患可勝言哉然平邱之會齊人不服叔向詰之以禮威之以衆攘臂而仍之僅乃得之嗚呼殆哉彼不幸而仕於衰晉蓋不得已而然歟

晉殺其世子申生論

宋呂祖謙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蔦殺之也殺申生者實驪姬之譖士蔦何與焉士蔦開其隙驪姬乘其隙也羣公子之出於威莊豈他人哉其尊者固不待言其

卑者由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蔿逢獻公之惡反覆
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刈草菅
畧無慘怛不忍之意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何
獨難於其子乎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對伯夷者不
敢論賄賂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驪姬雖嬖苟非習
見獻公殘忍亦豈敢一日遽譖其三子哉彼士蔿憂
申生之不得立憂蒲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
禍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驪姬之譖
卽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蒲屈之城卽襲吾前日
城聚之術也使我不侶之彼烏得而和之使我不先
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者士蔿也
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蔿也開則不可復閉已教
則不可復悔授賊以刀而禁其殺人世寧有是理耶
雖使一法吏蔽是獄亦必首士蔿而從驪姬也吾嘗
考晉國之本末又知開禍端者非徒士蔿其所從來
遠矣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而威叔其季也自威
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讐必耨其根而奪其
國者不過欲啟子孫之業耳殊不知殺文侯之子孫

是殺吾之子孫也吾私其子而殺其昆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昆弟矣然則威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威莊殺之也威莊親其子而讐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讐其私已甚及獻公親奚齊而讐申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讐可謂私之私矣私日盛則心日狹當威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豈自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也耶當獻公殄滅威莊子孫之時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嗚呼私生於愛而害愛莫如私天下未嘗有私而能愛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滅威莊之族以除其偏愛之亦至矣曾未閱時嬖於驪姬遽移其愛於奚齊其爲奚齊而殺申生卽爲申生而殺威莊之族也向之愛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申生之愛既可移之於奚齊則異時奚齊之愛亦可移而之他矣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可保今之愛奚齊者亦不可保矣然則徇私者豈能眞有所愛哉果出於眞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千金之璧而

負赤子而趨天性之愛豈外物所能移耶獻公誠能
悟此愛之非真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根本枝葉
生則俱生而不可離何憂乎士蔿何憂乎驪姬哉

晉恭世子申生辨

元 靳 榮

古之賢者不幸而處君臣父子之變苟有定見以決
之身後之毀譽所不暇計也昔驪姬譖世子申生以
大逆獻公信之遂殺其傅杜原欸殺其傅是將殺世
子也故懼而奔新城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
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公安驪姬是傷公之心也曰

然則盍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
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又使人辭於狐突曰申
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
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乃縊嗚呼申生不惟
愛其君親而又念及驪姬之子以至於國家不賢而
能之乎欲亡於他國而又惡被此弑君之名不若死
之爲愈也若夫身後之毀譽而又何暇計之哉春秋
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不曰自殺而曰晉侯殺之聖
人所以罪其父而傷其子也今之論申生者或有咎

之之辭不知據於何書說者曰書晉侯惡其用讒名
申生斥其陷父是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春秋據實
事而直書善惡自見凡書鄭伯許男宋公者此已定
之稱也若專以名稱爵號爲褒貶此又非聖人所以
作春秋之義也經書晉侯殺其世子此善惡之彰明
較著也今不遵經而臆爲之說或信世儒穿鑿無稽
之言而爲之褒貶聖人之志果如是乎衛太子伋不
逃父命與申生之事何殊焉然而太史公傷之而不
咎之此言之昭昭而不可掩者後世亂臣賊子聞申
生之風者必有陳懼之心是以有功於萬世也又

得而咎之獻公之世卿大夫之賢者不爲不多矣未
聞有一言而釋其冤者嗟夫祁奚叔向不生於此而
生於彼宜乎申生不能免於死也

重修宣聖廟記

元李惠

夫學校之興其來久矣有虞三代之制典籍詳載焉
迄於漢唐茲風益振其間雖因革不同要以傳先王
之典明人倫之義其揆一也洪惟我國家以武功定
天下以文德治太平隆儒重道追攀古昔立太學以

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徧詔京府養育多士置提
舉之官樹正錄之員優之以飲食勵之以科選人才
作成道德流布濟濟然洋洋然不其偉歟惟茲絳縣
處汾澮之東在重山之北水深土厚民俗醇質學者
不爲不多至於榮登桂籍者相繼而出焉 宣聖廟
在城之東南隅年紀綿邈頽圯殆盡荆榛滿地狐狸
野鼠朝伏而暮見所存獨正殿碑亭而已然風摧雨
剝亦不堪觀有官者因循重作恬不之恤相傳累政
以至於今歲在癸卯冬徵仕太原王公鸞棲是邑公
因釋奠於廟憫其荒廢如此慨然有興復之志退而
詢及曹吏始知前令尹孫奉直已嘗稟覆於討司矣
公因以狀促之凡得錢十萬有奇當時卽欲成之然
以公攝行縣事簿書繁劇畧無少暇土木之事亦所
未遑及公已越瓜期受代有日迺喟然嘆曰學之不
修是吾罪也詎可負吾初心乎吾將興之於是擇日
經始規模宏廓將貽永久選擇才幹埏埴瓦甃絳人
稔慕公之德化且知公之秩滿顧無以自効及聞公
修完學舍皆不召而至不約而從父勗其子兄勉其

弟匠者願獻其功役者各竭其力又能說以使人身
爲倡率吏不加譴人不告勞曾未浹辰而能事以畢
矣支傾罅漏葺舊增新建戟門於前隆講堂於後翼
廊廡以嚴賢哲之像貌闢齋厨以待生徒之遊息又
於應門兩旁別爲便室以備官僚拜獻之位仍改故
道循城而西之墻垣屹峙棟宇翬飛奕奕巍巍眞一
邑之壯觀也暇日公會賓僚置酒於堂上以樂其成
舉觴屬會求文欲刊諸石會鄙拙固陋何以克堪然
忝衣撻掖其於吾夫子之教可瘖默而無言乎因紀
實而書之

郭參政鑑小像贊

明薛瑄

堂堂相貌抑抑威儀貞松之節老鶴之姿湛冰壺於
玉露懸璧月於清漪門嘶五馬心畏四知昔嘗簪於
豸角今獨擁於一麾琴鶴相隨世世共稱於趙抃民
懷父母郡邑嘗頌於杜詩噫斯人也形容萬狀固丹
青之所易盡而靈臺一點豈尋常之所能窺耶

趙衰贊 并序

明王世貞

晉文公爲三軍擇帥以謀於趙衰衰曰卻縠可說禮

樂而敦詩書於是使郤穀將中軍使趙衰佐上軍王
子曰成季之世有晉政也宜哉文公所起共患厄昆
季交也狐犯雖親才實匪匹擇師以將誰能踰之衰
汲汲焉晉其素跡後之郤穀偃然居六卿首而已退
處其五泯於較勢專於集事又其論敦本而近乎道
夫自宣孟而下幾祀矣其間厄於靈族於屠遺燼忽
然迄至焯也衰實培之歟郤氏之後與范中行氏惡
而郤亡范中行之後與趙氏惡而范中行氏亡迨其
終也又併晉而亡之趙雖存其非成季意哉愚竊謂
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薦郤穀毋論鮑
管遠可與岳牧同風吾旣嘉成季之賢而悲後之嗣
者寡也追爲贊曰造父佐周俾熾厥後乃生子餘亡
人是友旣匡亡人以反晉轅日子餘勛大夫於原惟
楚不共侯命擯之惟原大夫侯詢任之曰有郤穀實
能勝予何以中軍禮樂詩書次者上軍次佐乃衰苟
利晉社遑恤其他彼趙與郤長爲夾輔諸其敗者交
軋以惡六卿爲三三卿爲國雖則有國覆茲先德赫
赫成季休休有容敬贊淑節敢告丞公

重修城隍廟記

明 喬汝舟

按城隍之名實肇於李唐而盛於宋元其來遠矣是以我大明太祖高皇帝於臨御之初卽肇稱殷禮懷柔百神廼勅封監察司民城隍適合周禮司民之祭遂著爲令使與長吏分幽明之治蓋禮以義起者也矧絳縣城隍其受於天者聰明正直威靈丕著而萬古不泯福澤溥施而羣生成若所以保障生民捍禦外內其有功於絳邑非特默助其治而已自國初迄於今其間修建不一而所以崇奉之意則固無不一

者歷歷有記可攷顧廟當通衢經年旣久兼之風雨凌震而規制儉陋大弗稱祀典於是邑之耆民以其狀呈縣期欲作而新之縣公謂國之大事在祀神之所依在廟人匪祀罔禮神匪廟罔依良哉斯舉其亟從事慎毋怠遂蓄積財用聿舉厥工中三楹爲正殿緣殿之後三楹爲寢堂材皆仍其舊而增飾之殿前又新作爲香亭材亦澤澤然而良也左右翼以善惡報應之二司繪以儀像畫以丹青以至垣墻之周密重門之洞開程督維嚴省試維勤厥工經始於嘉靖

四十四年夏五月之吉訖於隆慶紀元之春三月煥
然而一新也翼然而有度也吾見謁虔妥靈有宇也
修祀秩禮有典也昭庸厚化有章也儼然使人望之
而起敬敬則善心生就之而知畏畏則惡念息一事
神之間而得勸懲之義焉勸懲之意明而神人之禮
洽焉君子於是可以觀祭義矣於是特書之

絳縣改建儒學記

明李浩

絳縣在晉爲士蔭城雖代有沿革均謂之絳在平陽
南百七十里城東南隅舊有孔子學宮狹隘歲久傾

圯不足以供祀事嘉靖甲午秋李公光遠來尹是邑
脩謁事畢周覽而嘆之曰學之圯也縣令之愆且邑
之設學所以規賢也若是而居且弗安何賢之暇規
哉謀欲增而新之值歲荒弗果越明年政孚民和廼
謀諸丞楊君時雍簿審君時智教諭胡君珍訓導郭
君安世新任教諭張君吉訓導王君綸僉喜而應之
曰茲舉盛哉舊學宮北隣僧寺正德丙子歲柱史李
公穩按縣毀寺盡入於學至是增其地廼遷於爽塏
者以美其制遂請於當道咸允之廼經始於秋七月

望遂作正殿三間東西廡各十間南作儀門外泮池
石橋前櫺星門繚以垣檻殿後明倫堂左右進德修
業二齋前設鴻門東禮門西義路堂後中爲敬一亭
以至師生之宅號啟聖鄉賢之祠會饌習射庖厨齋
沐之所外又豎以興賢育材二坊是役也程能計日
經費節力獎勤懲惰勾稽有簿工傭稱事凡應用之
材鍛礪輓堊木石膠角之屬悉伐諸淫祠不足者亦
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勞三閱月而落成廟貌
之尊嚴規模之宏敞擬昔大不侔矣於是李公迺進

諸生而謂之曰我國家建立學校養育人材慮亦周
矣廬以安之廩以食之師以臨之友以親之經術是
游養之端也異其冠服示殊衆也建之以廟聖賢畢
聚標其趣也晨鐘暮鼓課藝程能嚴惰縱也且堂以
明倫名欲其知所從事也夫如是不謂之周且密哉
爾諸生維日新是圖勿遊鹵是耽游文六經踐履五
倫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薰蒸乎道德漸摩乎禮讓將
見駸駸然以入於聖賢之域矣至於奪青紫登甲科
特學校之餘事耳諸生亦當知所從事也哉生於是

唯唯而退且揚言曰生雖不敏敢不佩教於是舉人吉大來生員常有年張麒等以其事徵予文將刊諸石予謂爲政以人材爲先育材以學校爲本李公可謂知所本矣夫學校立則士志專志專則業精業精則道明道明則教化行教化行則風俗美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矣絳縣從此吾知其爭賢矣哉厥由自李公始也公直隸平山人由貢士廉介有爲才德宏茂有古循良風他日所就不可量已永年審簿時已致政工畢而後去亦知道義之所重云

增修學宮碑記

明 李尙思

往余柄銓事計吏必遴興康民者而進之以需縣官緩急之用維時士風丕變黔赤救寧予亦借手以報上任使至意今雖僻在邱壑輒耳鄰封若而人必擊節嘆賞無異昔時嘉平絳士劉應奎賈恩賜等持選士續唐祚狀走幣於余備陳邑之大夫增修學宮事甚悉懇余爲文以鏡貞珉余素重侯之賢義弗容辭按狀絳學國初在吳隅雁塔寺前科日后先輝映籍甚嘉靖甲午邑宰病其湫隘囂塵不足以供祀事儲

英俊也撤佛寺入於學規模較完備而科目僅一見
焉譚堪輿者病之多士每爲拊心卒未有議改建者
黃侯治絳五載百廢俱興而獨慨於造士之未効萬
曆甲辰周覽學宮嘆曰人傑之借地靈有以哉夫氣
脉宜聚不宜散道路宜順不宜逆前有拱後有托斯
稱善地今皆背之何怪乎人才之不古若也遂不煩
當路捐俸金毅然聚財鳩工率劉應奎等暨鄉民有
識者董理之奎光樓建於東南啟聖祠移於東北櫺
星門啟基而近裏庠門改而東省牲亭改而西敬一

亭接明倫堂左右各爲號舍五間西北爲射圃亭三
間周廬墻垣悉增備昔凡以聯絡氣脉順適道路發
秀文峯無復曩者繆戾渙散之病又慮其無所托也
建文昌閣於敬一亭之后高四十餘尺前後爲楹各
六東西爲楹各五翬飛冲天丹堊蔽日塑像其中春
秋嚴祀因匾其南曰文明獻秀北曰丹厥承恩東曰
華山起鳳西曰涑水蛟騰一憑欄之間有俯挹關河
吞吐雲烟之氣象焉工始於季夏十三日落成於季
冬十五日嗚呼寺毀於嘉靖甲午閣創於萬曆甲辰

大約氣數六十年一週今已逾期固知厚積勃發在
今日也猗與盛哉侯之善政余悉知之方以爲絳有
黃次公之流乃今而後知絳有文翁也夫蜀被文翁
之化葢爾蠢叢衰然章甫侯爲荆楚豪傑文章政事
獨重一時多士何難於向化也夫弁髦吾道鞠爲蔬
圃責在有司屑越繩墨尸素几席責在廣文若夫環
橋而靡所步趨將何所責哉多士誠能體侯之意履
規蹈繩含經味道處爲眞儒出爲名臣有光先哲垂
範後人業與天壤俱敝品與聖哲齊芳庶無負侯今
日創建之初心不者刻意立言湊泊爛錦雖立致青
雲實士林之下乘何足道哉多士其勗諸昔范無擇
修袁州學記之者李太白至今縱掖輩兩稱之余不
佞雅非其人但侯之盛美不在無擇下屈指被綸召
顯揚當世此予所以獵纓而搦管也侯姓黃名維翰
湖廣長沙進士贊事丞趙璧北直昌平州人司訓張
梅山西太原府人典史鄧楷北直涿州人同時協謀
助義者列之碑陰

寅賓堂箴

明邑
令黃維翰

古人云食人之食則當忠人之事乘人之馬則當任人之憂吾輩食於此土所不實心愛民與利除害而徒蠅營狗苟顛倒曲直欺上罔下粉飾虛名者天地鬼神鑒之敬於座右書此自警

學田舊記

明邑
牛耀台

不佞叨領絳事得與絳庠諸友爲金蘭契每見有喪不能葬婚不能娶者心竊憫之間嘗分俸以相濟然而不可繼也訪之闔學知絳邑從來無學田之設實爲缺典於是設處學田一百七十畝捐除糧草洒派

於闔縣歲取租金除助婚喪外年終分給極次貧生以爲糊口之資又念人多地寡不能遍也復捐俸金二十兩爲母錢議令三分生息學博同四齋長掌其出入任人揭取行之七八年後可得百餘金然後置買學田庶足供諸貧生之用矣學博杜君暨闔學諸友皆曰此盛舉也當立碑以紀其事仍並地段坐落尺丈勒之碑陰以俟後之加意學校者增廣焉

清白堂題壁

明邑
牛耀台

絳邑退思堂創自成化七年至萬曆元年東府別駕

吳公改題其匾曰清白所以訓廉介戒貪墨也絳令
逋居是堂者不知幾人乃絳民至今談及廉吏則欣
欣相謂曰某公吾父母也相與尸祝而社稷之談及
貪吏則蹙額相告曰某官吾寇讐也相與怨恨而唾
罵之歷歷不爽也台獲領絳事退食其中見其歲久
圯壞不蔽風雨於是修葺而題俚言於石以自勗兼
以勗後之居是堂者法廉而戒貪毋爲斯堂羞焉可
矣

藝文第二

學宮頌

國朝

廟學當吳之隅爲縣作鎮越千百載苟有殘圯葺理
維人襄平徐公祚煥呂宮保之胄侍衛彤墀出倅州
郡居絳三年寧民拒寇聲聞於朝辛卯秋八月來署
是邑質明謁廟躬睹頽靡輸家錢五十緡進教諭晉
陽馬允公信訓導上黨牛聯奎景辰而謀之乃簡諸
紳士耆民知者集思勤者鳩貲能者効力由殿廡由
堂庀由門闕由名宦鄉賢祠庀材省工以次構治煌

煌新廟穆穆聖容萬衆具瞻實深仰嘆爲政三月豎樓堞練土著戒巨寇理冤獄簿租徭清驛遞謐城市拓山梁昕夕敏皇百廢俱舉繁修廟之功實維稱首鉏貴介之氣講詩書之文政先大體不事繁苛傳曰爲政在人公其是與載新環橋之觀重作頽宮之頌其辭曰懿明侯太保允侍周廬臨絳郡字農甿廸武螽德威布及屬風嗟頽橫鬱煩壤蠹薨桷苞柱磔椽隍堞繕西門平賦訟清驛屯殲巨寇獻囚馘征不庭靖衢陌震皇武峩聖居興禮樂聯師儒洽天星規地序千百年式閱矩

關帝廟記

柳莊

國朝

衛 蒿

絳柳莊堡有侯廟之建旣落成矣命余爲文以記之余惟侯於昭烈非有葭孚之親帶礪之盟也特以帝室之胄相從於艱難險阻之中共申大義於天下以壯一時忠憤之氣此豈後世智勇之士所能及哉且其顛危流離者數矣提一旅之師以頡頏於權紹布瓚間與之並驅中原侯之所必不爲也夫漢之將亡也無智愚皆知之間關擇主稱王佐才如荀彧之徒

者俱草草於一出而就如鬼之操侯也患難傾覆之餘卒全其身以歸故主於斯時也非析義之精養氣之眞持之有素鮮有不餒者而終無所逸焉豈不烈哉史稱侯好讀左氏春秋蓋其所蓄積然也抑自侯以來禍亂亦屢見矣而佯狂闕市痛哭深村者雖代不乏人然或付之無可柰何而閔默以死終不能與侯爭烈此侯之所爲絕倫軼羣者也是故以操之奸而不敢身篡豈誠爲周文王耶蓋猶有所顧畏故遂巡終身耳迄荊州毀敗而後曹丕稱帝侯存漢存侯亡漢亡爲赤帝子延數十年未燼之灰是侯之大有造於漢也自漢而後千數百年間侯廟徧華夷未有過而不拜拜而不震者所以斥奸雄之魄而奪之邪謀者又不知其凡幾矣然則英烈之在天下夫孰得而間之也哉莊之人而有侯廟之建也是不可以無記焉

重修邑治碑

國朝
邑令賀雲舉

天下之勢定乎尊卑尊卑之序存乎法制尊卑雖列法制弗飭國多廢事法制雖舉尊卑無別國有罷民

朝廷以休養生息之責寄之司牧司牧者敬承此意
慮不百世謀非僉同弗敢動衆四黼不舉九秋未畢
弗敢勞民故必審其時之所趨而發乎情之所勸雖
見爲動衆勞民之事而無背乎休養生息之旨可以
告萬姓卽可以對朝廷夷考晉乘絳故新田舊封其
人力本業務蓋藏癸巳之夏余奉命來宰茲土見村
落若童廛居若磬鳥伏獸竄之輩土而著者若旅而
僑也爰進父老咨其疾苦則曰吾土自明季迄今水
旱盜賊無歲不有無有不甚夫小草弱植弗堪歲再

薙也吾儕誅茅給口非若聞曲之氓心計便巧結駟
連騎走天下僥倖營販可以朝白手而夕素封故天
時人事苟有不便於扈農者輒不免婦子仰屋况指
屈十餘年驚魂雪涕喘息未有寧宇予遺數輩奚以
晨夕謀且邑治者陬里之望兵燹薦棘城無完陴官
廨數楹鞠爲卉莽令君視事之次狐啼狼嗥望者却
走以視昔之法階肅遂令行禁止杳不可得是以挺
而走險者相屬於道其懦者則以爲朝廷禁網寥濶
弱息懦懦靡所怙恃身家永久之計不可徂也亦相

與媮取目前夫民氣不固民志不堅其何以終日雖
然此非新田舊俗至今大變也積狎生玩積玩生偷
其勢然也朝廷爲民而立之宰斬之賞者亦將使之
罰責之恩者亦將與之威然而扶焉不加勸抑焉不
加懲者非法制之不行而尊卑之無等也邑令奉天
子明命爲百里師帥正己馭衆固可以不騶從而嚴
不章服而貴卽亦可以茨茅階土不假升堂歷階發
號施令而尊而以爲尊卑之等非登降秩然無以新
百姓之視聽而束其志氣者久荒極亂之餘視繼治

習安之地不可同日語也善謀國者如治身然疰羸
之子時其饑飽節其勞逸使其元氣漸固斯已耳偃
仰膏粱一靜難動將有臃腫不振之患朝廷咻噢爾
民爲日已久前令君雖不幸皆望誤去然其奉揚德
意緩整殘疆碑口在人如一日也使諸君子者在事
亦將審勢揆務原朝廷張官置吏之意而予百姓以
子孫聚族之圖茲幸改歲以來萑苻胥靖買犢釋戈
昔之虎豺騁者今且豚彘畜也且暘雨若時含鼓之
倫知課貯積棄邱壠如鷺者幡然易嚮撫其墟落咸

思伐礫耨蓬以恢有我士夫居上臨下勢也因時乘
便時也相迫以勢而弗顧其時之安囂然發動弗可
以逞然則欲速者殆姑息者廢時至而事起我不能
爲之畱也豈其勦吾氓焉而輟之也古憲有之曰收
而塲功時而畚揭歲事之常靡有曠職但大功伊始
保無攜而沮諸且棘於謀家竄於謀國小人數椽差
蔽風雨弗遑是庇而庇於使君之輪奐維時主者蓋
庸有憂乃以秋孟之吉三老子弟儼然造長吏之前
而請曰興廢舉墮者君之靈樂事勸功者民之職使
君履庇我士則既有明驗矣顧啟處弗飭簿書期會
祀棘是依頓朝廷而委國紀長此何極夫適百里者
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蓋言豫也庀材鳩工尺
寸靡所憑藉瞬息拮据其奚免周章余不敏無以塞
其望然而深山窮谷僮穉傭保之心未必其咸二三
父老之心昔之規模遠大者先以訓辭申以文誥殆
將誘其愚而明之也盃犂之水與海瀾同性編戶齒
齒絜情卽何不均是故尊卑相制之勢匪可盡人論
者語以朝廷之慎簡徭役弗恐有旦夕就功之意而

又使知威命式憑無有因循淪喪久而不復之體將勸而趨者咸耻版築之不先而椽桷之爭獻也尊卑之序法制之數不釐而剔不督而行不日月課而耳目一變焉則將援善頌善禱之詞以董如松如竹之役矣

老君廟除糧碑記

國朝
邑令 賀雲舉

邑前俯涑水臨水者爲坡坡名凡九而柴家居一焉正值治南頗稱聚落鼎革之二年於縣崖中忽得老子像一尊不知所自來也先是採樵者足染奇疾夢

一老人曰爲吾闢路當令若痊詰朝徙倚榛莽見澌流奔鬻間微有竇可俯攜鍾疏治卽潰壞若撥其中穹然而猶龍睟穆之容儼然未蝕居氓因相與神異擇高阜而禋祀之俄而瞻仰輻輳祈者遂禱者寧數年之間無叩不應蓋不止一採樵者之喜勿藥也首事之人見輪金坌集遂謀增恢廟貌癸巳之歲余來理篆務適見神宇宏敞祀事精虔有舊尹楊同寅諱鴻謨者介余而言其故并盛稱老子之靈余因喟然曰凡物廢興之數豈不有時哉昔老子隱現於衰周

迹其行事與其著述蓋抱道君子非若玄宗所號爲神怪者也至於遭時不偶西涉流沙其卽吾師居夷蹈海之意乎特其命懷曠邈棲神簡約視沮溺丈人輩爲高出一頭地耳自李唐有玄玄之封而其廟號始顯意者道書不經多出於彼時之傳會夫道高十世者十世祀之道高百世者百世祀之老子之精思與詣不出吾儒而尤爲吾師之所愜服則其列像清廟尸祝惟謹蓋不爲過若謂神實有靈果能使祈者遂禱者寧則吾未聞紫氣出關二千年來能尸其報應使人握券而取也且造物之禍福亦時效時不效也而見其大若敝敝焉日以得喪之故與瓣香尺楮相酬酢不幾賈豎販鬻之智

市也矧

肇祀此土不知幾十百年矣煙火歇絕土脉崩翳又不知幾年茲適遇主者爲之光復匪惟復之且大闢焉然則神果有知胡不使昔之祀者不中廢今之祀而加盛者不卽爲昔祀之一盛而不容加者耶余故曰興廢之數殆有時焉不可強也老子可以時祀祀亦可以時廢廢亦可以時興而人之祈禱則亦時值

其應焉耳廟自門廡暨前後殿廊共計十楹計基可
十九畝有零廟祝苦不能贍余則查有餘地者俾首
糧以抵之蓋城郭墳墓宮室皆不起科此邑例也余
不敢以禍福之說欺愚民而新廟之役適遇除糧亦
其時使然也因命筆而爲之記

絳治小樓記

代陳縣尊

國朝

譚田明

邑人

上之不忍勞民者心也下之必欲急公者義也二者
交盡而上下之情安余治絳年餘公旬之外未嘗妄
有興作壬子春於署中隙地起一小樓崇高不及元

龍之半周廣僅容淵明之膝或曰古者講軍實則有
榭望氛祥則有臺倣厥遺意乎余曰否是絳人之義
也絳邑三隅環山六峒帶水其君子憂深而思遠其
小人勤儉而尙義承平時固號文物名區兵燹後漸
爲寇盜狡穴且城關居民寥落官舍北倚雉堞左右
闐曠暮戎之患識者恒慮之三月間偶有盜警余惶
焉滋懼示父老子弟爲亡羊補牢之計意在葺墉浚
隍詰奸訊諜而衆父老曰不然事當有急於此者盍
建樓以備不虞余曰百里皆吾圍也可棄門戶而守

堂與乎况動土木則勞民聚物料則傷財勞民傷財
余心何忍衆曰父母不燕子弟其何以寧今縱不能
崇臺傑構罄合邑之物力人工而小築數椽是何異
烏獲而舉匹雛也余味其言衆咸趨事踰月而樓成
衆乃望而頌曰樓雖不高而山川城郭宛然在目樓
雖不大而登臨眺覽足以怡神察其廬井恬熙吾侯
可以樂民樂聆其呻吟嘆息吾侯可以憂民憂而晝
於此望夜於此守旱於此候雨澇於此占風是又吾
儕小人之願與侯同其憂樂者矣余曰有是哉絳民
之義也昔賈逵守絳絳民忠義之報歐陽永叔固言
之余於今而益信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委土
可以爲師保後之君子登斯樓也得無有壘培之思
與是爲記

邑侯汪公生祠記

國朝

譚田明 邑人

生祠何爲而建也報汪侯也報汪侯而配觀音何也
以侯之謙退不居絳人情切莫展卽以侯與觀音兩
者合之而爲一神明之宰也絳邑土瘠民貧差煩賦
困久矣自侯之蒞茲土也軫輒救敝而民物安阜灑

惠飛甘而遐邇悅服賦額全登而盜賊潛息蓋七年
如一日焉念東關爲治城屏翰綢繆尤摯而關人戴
德尤深壬寅秋侯感白衣之夢繼而以巡更馬躡城
下侯幸無恙遂捐俸命關人建白衣大士殿一所而
殿西新闢一區關人又建正廳三楹將肖侯像於其
中侯聞而力止仍命塑南海觀音像衆父老曰賢侯
之德高厚難酬所自盡者早晚一瓣香耳今若此其
何以安不得已如配享列位侯主於神左以罄畏疊
於萬一丐余言以識余惟世所謂觀音者不過慈悲

一片心爲能灑楊枝水溥十方甘露也吾儕誦法孔
孟以仁者立達之心奏堯舜君民之業何爲而不可
而必推舉夫觀音者蓋理與心無弗同也嘗試約畧
侯之德政剔奸釐弊幽隱畢達慧日揭也冥命中重
解澤旁流法雲翔也寧爲保障勿效繭絲慈航渡也
渴飲饑哺澤及無告苦厄救也家絃戶誦化洽陬壤
彼岸登也甘棠蔽芾雞犬寧帖慈林蔭也若士頌民
歌商旅塗舞是又侯之德入微塵而不滅消劫石以
靡窮者也宜乎絳人之以觀音與侯俎豆一堂也爲

語絳人曰今公在絳歲時伏臘勿拜觀音而拜侯侯
在而觀音在也指日遷擢不復炙侯而見觀音則亦
不必炙侯也觀音在而侯在也所謂神明之宰合而
一之也乃係之銘曰行山巉條山翼澮流漫涑流漫
法宇彤彤食德芬兮法力蒸蒸消劫焚兮渡非航而
卓非錫維侯之德萬年斯石

絳老問答

國朝

譚田明

邑人

絳老者絳縣老人也按左傳魯襄公三十年三月癸

未

長曆以爲
二十三日

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

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曰臣小
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
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吏走問諸朝師曠曰
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於承筐之歲也是歲也狄伐
魯叔孫莊叔于是乎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
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二首
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
千六百有六旬也客有讀傳而疑者過余曰一生年
也何以在老人則以爲四百有四十五甲子其季於

今三之一在師曠則以爲七十三年在史趙則以爲
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在士文伯則以
爲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此四說者或可解或不可
解子絳縣人也宜稔絳縣事其爲我詳言之可乎余
曰傳稱年長以或則是老人之逃名久矣後雖使助
政爲絳縣師其軼事已不可考又安從而知之雖然
嘗聞之前輩徵諸史冊老人之生當在晉靈公五年
正月甲子朔據春秋爲魯文公十一年夏叔仲彭生
會晉郤缺於承筐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於鹹

與師曠之言正合其間歷履起自晉靈公五年盡十
四年所歷十年成七年景十九年厲八年悼十五年
平十五年止共計七十四年以春秋考之起自魯文
公十一年盡十八年所歷八年宣十八年成十八年
襄三十年止共計七十四年再以魯文公十一年正
月甲子朔互參之春秋載冬十月甲午則月內分甲
子至甲午之次第屈指焉而又合獨是七十四年者
而曠止云七十三年想是除去當年而言蓋以當年
自正月至三月癸未未滿一年耳且志載本傳寓致

閏法坐致非難此師曠之說可知也老人自云四百有
四十五甲子者是老人未曾紀年但紀甲子耳今以
一甲子六十日推之則當有二萬六千七百日又云
其季於今三之一者此卽一甲子六十日而三分之
也一分二十日則二分當四十日自三月癸未而逆
數之壬午辛巳以遞及夫甲子得二十日是歷一
甲子三分之一於前二萬六千七百日之中除去一
甲子三之二分四十日餘二萬六千六百六十日是
爲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老人所謂四百四十五
甲子者總一甲之成數而言若稱其實止四百四十
四甲子零二十日而已此老人與士文伯之說可知
也至史趙所謂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者此則未
易臆測矣蓋二首六身俱指亥字而言二首者亥字
之上二橫畫爲二首也六身者亥字之下三豎畫三
橫畫爲六身也何言乎爲六身算法家如太絃經洪
範數每以豎一當五數橫一當一數若上者是五與
一合爲六數之象而亥下豎橫之畫若以者適有此
三个六數之象以爲六身其下二如身之說是則舉

亥上之二橫下而豎之於左如川者爲下二也又舉
亥下三豎三橫之六六六象作三行並列如川者爲
身也言如身者言下二之首如乎六之身也由是從
左向右數之如阻者是謂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與
史趙之日數恰符此史趙之說又可知也嗟乎老人
以前未聞紀甲子者老人以後亦未聞紀甲子者而
天以甲子生老人老人以甲子終其天年亦奇矣哉
彼史趙者得無亦奇其甲子之紀而因以亥字紀其
日數美法字畫兩相臆合宛然天造地設不尤奇乎

竊謂甲者天干之始亥者地支之終合天地之始終
以論老人其姓名軼事雖不可知而獨闢此今古未
聞之奇以迥異於泥塗之中宜乎其照耀史乘聲施
後世今後之人鄉祀未艾也向使老人不遇晉悼得
無遂泯泯矣乎抑使老人爲絳縣師而大展於時其
表見不益赫赫乎然而老人固未嘗求名也未嘗求
名而名傳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意老人者其善
之所積有不容揜者與然老人非但不求名更未嘗
畱名也容解頤而退

撤君賜傳

國朝

胡在恪

撤君賜字賓王山西平陽郡之絳縣人明崇禎辛巳年授荊州府儒學訓導將之官其戚友之賀且勸者皆言流寇蔓延豫楚間荆襄日所窺伺公家尙不缺於伏臘何事冒險以往先生曰余自束髮受書此身已爲朝廷所有臨難避患負父母教養之心不忠不孝何顏立天地間束裝東行數日賊氛蔽天無路可達返轡還絳一宿不入舍取徑聞喜其子猶龍涕泣挽留先生曰爾尙不知汝父之爲人耶鞭其手以去

歷險問道或伏或行乃得抵任諸生欽其道德奉爲矩矱每聞先生談及忠義以爲無甚高論者亦或有之壬午冬十二月傳聞賊警宗藩大吏文武諸司於初八夜相率潛逃城門無一卒十五日賊渠帥羅汝才先入城搜學宮見先生端坐明倫堂上長髯偉軀坦坦斬斬叩其與已同鄉貫誘以高爵使降先生喝賊大罵曰賊奴豈不知世間有不怕死男子耶予職雖微朝廷命官誰與爾賊爲桑梓乎汝才恚甚令左右縛之經三晝夜慘苦萬狀繫於公安門外賊營之

梔樹上先生罵賊愈厲汝才遂自搽弓矢環射之先生毅然諭賊曰死豈吾所懼但吾司振鐸得死於文廟之側以謝先聖以報君父方不愧讀聖賢書也賊見其辭嚴義正乃捽於城內之雲路坊下割舌斷臂箭攢肢解以死

本朝順治十八年荊州人士以忠魂久鬱乞賜表揚請祀名宦其生平梗概具在本傳

重修學宮碑記

國朝
邑令 陳裔振

絳縣之學宮創自後唐長興間由五代而宋而元而明千百餘載制度規模遞有損益修葺不常至

國朝底定奄有區夏順治六年土寇焚燬所存孑遺維時楊徐趙三君子先後縮符數年之內相繼整飭厥功固偉如也屈指於今閱年久遠所爲風雨鳥鼠殆難言之以故棟折榱崩日就傾圮勢不得不有藉於後人先是前任張侯諱國弼者恒慨然自任與廣文莫君國芳鄭君鼎徐君自拔周咨旣久而猶未遑肯構焉予於丁卯冬承乏茲邑往往肅瞻廟貌環顧殿宇堂廡齋舍庖湍之所頽垣敗壁漸淪榛莽嗟乎

以聖靈禋祀之地杏壇片壤不獲與世俗琳宮梵刹同其壯麗將尊師敬業之謂何不寧惟是昌黎曰祀而徧天下者惟社稷與孔子又云學成於勤荒於嬉苟亟丈橫經之無席而欲令博士弟子朝斯夕斯講藝明道爲國家儲賢育才以昭右文之化烏可多觀哉余不禁怍焉於心謀之廣文張君爰進通邑縉紳及民之秀於庠者而告之故於是詢謀僉同首捐清俸委羣材會衆功缺者益之毀者新之經始於庚午之春落成於秋之八月不持籌而貲裕不馨鼓而民

勸廟貌尊嚴宮牆輪奐制因乎昔美倍於前斯亦極一邑之壯觀已登其堂者覩車服俎豆之容使人肅然起敬豈特太史採風輶軒稅駕或愾然興嘆於修舉廢墜之爲當也哉抑斯邑之椎魯者流無俟入其門而孝弟忠信之心油油以生况親淑詩書爲聖人之徒者歟則夫學校隆而士習正人倫叙而親長平皆於此焉感之所以紹前人之緒期無忝於司教之責是誠余之志云爾雖然撫今溯昔閱歷幾春秋矣凡物之成毀事之廢興安有紀極今之翬飛崇煥亦

天地盈虛消息之數如循環之無端余又何功之有然則是役也董厥工量材授能以佐余不逮者廣文張君侗邑尉馬君謨皆例得並書其縉紳衿庶亦得勒名正石以昭茲來許云是爲記

撤公殉難詩序

國朝 張可前

憶予束髮時爲郡諸生適賓王撤先生以山右宿儒司鐸吾庠予與諸同學旅謁函丈見其丰度端凝非法不言思以一身維持綱常名教其制舉藝根據經傳抒寫性靈鏗爾正始之音余每語人曰此砥行博

學君子也未幾流寇蜂起秦豫盡陷蔓延及於襄樊有震隣之恐余奉兩大人避亂湖濱相傳郡城失守曰先生陪諸有司迎春東郊賊騎突至衆皆倉皇四散獨先生叩太守馬而諫曰城守責在郡伯當存亡與俱若委而去之不惟負厥職且負所學矣爲今日計惟有閉門堅拒以俟救援不則背城借一雖死猶生言訖聲淚俱下太守不得已與先生馳入城中甫登陴而賊衆已斬關直入矣先生乃具朝服辭先聖向北哭拜畢端坐明倫堂上罵賊不屈竟遇害於雲

路坊下嗟乎此豈獨性異人哉抑其學力有獨深者矣我

清受天命車書統一荆士人有目擊其事者具以上聞請祀名宦祠於茲有年今夏余同年念嵩胡公過先生故里詩以弔之而先生之季子暨兩曾孫跋涉隨來以胡公必知其遺骸所在也既而終不果得逢人哀訴涕泗交頤聞者莫不嘆息有欷歔泣下者於是手錄忠烈傳合晉楚諸君子所爲詩歌哀然成帙屬予爲序余因是有感於先生之學焉蓋學者所以

法天也天行健故學不息死生天之晝夜名節天之雷霆品望天之日星教化天之雨露經濟天之霜雪意氣天之風雲詩文天之春華躬行天之秋實離數者以言學而學弗存卽離數者以言天而天之所以爲天者亦弗存先生仕僅廣文位不滿其學而能毅然自命甘釗鑊如飴城存與存城亡與亡謂非深於學力者能之乎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先生雖往而忠正英烈之氣爲碧血爲白虹爲六月霜其魂魄往來於星月之下風雨之中者亘終古而不歇也

昔三閭沉而楚之草木流香今先生歿而荆之宮墻
生色是編也有關於綱常名教匪淺尠矣覽之者知
當年捐軀奇節思今日覓骨苦衷則忠臣義士之風
仁人孝子之心皆可以油然而生矣因不辭而弁其
端如此

撤君賜殉難詩序

國朝
邑令 盧 絳

予二十年前司鐸玉沙時荆乘告成予讀名宦志至
撤先生殉難一事未嘗不感慨泣下戊寅秋來蒞新
田爲先生故里始知先生奉祀鄉賢蓋有年矣暨庚

辰夏荆州念蒿胡公過絳弔之以詩詢及先生後裔
予以其子若孫對是年冬先生幼子紹文偕其孫瓚
與瑛匍匐至荆覓先生窀穸處其故老舊役俱無存
者荆南人士見先生之裔如見先生焉各贈以詩不
下一二百首噫先生之官不過一學博耳無官守無
言責當明季倥偬之秋去可也隱可也而先生獨以
身殉國前朝三百年養士之報如先生者庸多得乎
故楚人祀於名宦晉人祀於鄉賢楚書紀之晉乘詳
之雖千百世而名益彰焉至其子若孫於五十九年

之後猶哀哀孺慕嚴寒積雪中間關數千里訪求先生遺骸非至孝發於中心者能然乎古人云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不信信歟予忝居邑令漫賦二律以表其梗槩云爾

祭紫家青凌山神文

國朝
邑令盧絳

竊惟人爲萬物之靈上天之所長養而聖天子之所撫恤者也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有何罪戾致受殘傷間有毆鬪爭奪一二致死人命者國有定律必以死抵人命之所係不綦重哉予奉

天子命來蒞茲土覩此編氓殘喘撫育多方生聚教養日無虛晷乃者山虎肆虐傷人最多始而盤踞橫嶺關頭往來斷絕余遣尉往祭虔告山神稍獲安堵今復嘯聚紫家陳村青凌山谷樵採窮黎屢受傷害夫虎之爲物不過一獸耳與人孰貴孰賤孰蠢孰靈豈可令其咆哮山林弱肉強食乎且近山居民日以材木爲生涯一旦阻隔是天地有用之山川不以供數萬姓待命之生靈而以養一二羣無知之猛虎神若有知諒不如是且殺人者死竊聞虎之所傷不一

人矣豈昭昭不爽之天而獨於虎不之一譴乎如以爲官之咎本縣蒞任以來苞苴猶有未杜歟撫字猶有未至歟城猶有狐而社猶有鼠歟訟獄有弗清而冤抑有未伸歟諸者民或未知而神猶未之洞鑿豈尙謂之神也哉神若有知彼古之負子渡河而伏地受罪者獨非一有司事耶然茲之虎患未除者豈果神盡無知意必猶是官之不職民之無良而致此余今潔誠以告伏願尊神曲體民間之疾苦細察吏治之清廉官箴不飭應災及官官若無愆何故殃及我民或命魍魎速驅惡虎遠遁荒郊俾依山赤子咸荷神庥則一邑之安土樂業皆神賜也否則恐有知之神未必忍此耳

己卯夏五月祈雨文

國朝
邑令 盧 絳

竊惟國本曰民民天惟食念茲絳邑地瘠民貧曩者歲屢不登軍需煩費民之輾轉無告者已非一日矣至今瘡痍未起啼號載聲卑縣自到任以來百端撫恤曾何補於萬一幸際二麥告成饗殮稍給豈期五月以來亢暘不雨卽間蒙微潤不過乍陰乍晴以致

播種失時行將已植者必有枯槁之慮未耕者終無
禾稼之期闔縣惶恐萬民如焚卑縣清夜自思必有
所以上干天和者若以爲民之咎歟絳民賦性樸魯
耕田鑿井而外奉公守法原無淫僻奢侈健訟招愆
之事民何辜耶將以爲官之咎歟卑縣蒞任尙未一
載凡事戰兢求其可對神明如有不職願罰及一身
罰及一家與此小民何尤而忍令其民命懸於旦夕
耶伏惟尊神顯幽同有斯民之責保佑尤先解厄之
仁念此一方子遺仰達上蒼大施惻愷投玉女之甌
起商羊之舞錫降甘霖勃興芄黍庶無知赤子救闔
家性命於頃臯而待斃蒼生起終歲勤勞於浦澤矣
謹啟

德政賦爲蘭谿令張中峯作

國朝

徐璐

維華山之崒嶽兮乃篤生乎異人繫涑水之鍾靈兮
知誕毓夫德門肆益州之再見兮實岳降而及申秉
睿哲以探討兮學旣窮乎典墳少蜚聲於膠序兮長
策足於彤廷羨賢書之簡拔兮膺鳳詔而綏民會吾
蘭之厚幸兮觀薇垣之福星甫下車而雨隨兮遂志

喜以名亭尋政簡而刑清兮亦化行而俗醇感催科
之有法兮無追呼之足驚佩撫字之勤勞兮若恫瘝
之切身踵懷仁之造士兮幸桃李之沾恩法歐陽之
衡鑒兮果名宿之盡登矧萑苻之革面兮致犴狴之
徒存抑枉梁之速成兮不褰裳而涉溱澤誕敷乎五
載兮茲聊具其二三邈此都之建設兮肇李唐之咸
亨自五季而勝國兮悲循績之罕聞雖文獻之靡徵
兮僅邦弼於度參顧我師之崛起兮蓋太邱之復興
謂清華之立躋兮差足展其經綸詎富貴之若忘兮

指泉石以怡心豈尊鱸之堪嗜兮而彷彿乎季鷹慨
慈父之遽別兮吾儕其何以爲生民遮道而難畱兮
士攀轅而莫能惜宦情之太薄兮樂歸興之偏真爾
乃旆旌發而前驅兮歷桐江而富春撫三浙之滌紆
兮挹具區之清澄渡大江之浩淼兮逾長淮之溟渤
亂河流之沸騰兮覩汾水之漉澎入韓趙之故疆兮
庶其底乎絳城瞻子姓之趨迎兮聆戚黨之歡聲際
聖神之在御兮斯優恤乎老臣俾治政而歸田兮因
解綬而投簪喜錦旋之殊遇兮比二疏而尤榮非徇

祥乎山水兮則嘯傲於園林酌襄陵之美酒兮看碧
落之遺文挑青燈以課誦兮將累葉之儒紳信作善
之降祥兮宜孫子之振繩識大年之必享兮效湯陰
之王君百八十而彌康兮儼少室之所稱追睢陽之
五老兮擬洛社之耆英惟遺愛之在人兮碑去思者
紛紛言有盡而德難名兮又安罄其所云吏此土者
鑒此兮尙媿美乎芳型

重修南城樓記

國朝高卓邑人

天下事可已而動則厲民故春秋凡興作必書以重
民力若盧侯之有事創建非所論也公以三楚孝廉
由潑水司鐸卓異除授茲土下車之日軫念民瘼靡
不曲盡歷十餘年政簡刑清不愛民錢不戕民命與
公大王父明進士文敏公之宰益都實後先濟美焉
以致俗號大治山無伏莽里無夜呼萬戶熙熙相懌
以和時壬辰歲部議有修理城垣之役公見西城門
樓棟撓垣頽特鳩工庀材葺堊丹雘咸若更始越明
年復重建南樓肇功於七月二十日落成於九月之
朔而層樓巍煥雉堞圻然金湯鞏固凡木植以百計

者幾瓦石以萬計者幾暨匠役之類分毫不擾功竣之日登斯樓也心曠神怡大爲改觀焉忽思戊寅歲重修學宮已於東南隅建立魁樓邑之文運丕振環顧坤位少鬱葱之氣公復採嘉植以培其西數十年後自成喬木亦未始非召棠萊柏之遺愛也諸如此舉是豈尋常俗吏罔恤民隱可已而不已者可同日語哉

增廣學額記

國朝
邑令李祖望

三代盛王之朝未有不求才之急儲才之廣而治臻邛隆風登熙皞者也雖選舉之法不一而造就之功畧同故自制科以來理學醇儒名公鉅卿濟濟輩出先之膠庠之地以端其本進之邦國之選以覘其學由是奮庸熙載羽翼太平猗歟盛哉我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載表章六經壽考作人增廣入學名數頻加鄉會中額以培養羣材而收得人

之效者靡不詳且至矣恭遇

皇上御極之二年臨雍釋奠崇儒重道偕諸生執經相辨難復念直省人文日盛童子試科有限於定額

垂老不獲一衿者

特詔撫學兩臣確核人文最盛之區酌量增改以廣
樂育至意余承乏絳山一載有餘向闕諸童試卷佳
篇甚多因照中學名數取進美不盡錄深爲惋惜今
奉檄查議千載一時遂以應改大學力爲陳請蒙當
事題准自此學宮多得一士卽於朝廷多儲一才諸
生幸逢其際詎非盛世之休風歟抑余更有勗者學
士讀書談道原屬本分乃國家拔諸儕伍之中升之
黨庠之內豈博一青衿而已哉積學力行追踪乎聖
賢之域夙裕乎經濟之猷將來爲理學醇儒爲名公
巨卿庶幾奮庸熙載羽翼太平培成熙皞邳隆之治
以仰副

聖天子棫樸菁莪累世作養之雅化此則余之所厚
期者耳茲值增額之初畧叙始末附諸邑乘以爲後
學者勸焉

重修學宮碑記

國朝李祖望
邑令

自京師以至郡縣莫不有學學也者所以育養英才
振興教化馴至於型仁講讓移風易俗於以追熙皞

之休表文明之治是學之所係不綦重耶予於癸卯
之夏承乏茲土下車之日伏謁黌宮見其殿瓦殘圯
兩廡頽缺以及崇聖明倫諸所靡不岌岌就傾因念
教化之興端由學校遂慨然思所以新之而蒞政方
初又以屢值游饑雖時往來於懷而志焉未逮迨由
辰及酉歲有頻書閭閻充實爰進司鐸趙馬二先生
及邑之紳士耆老而謂之曰我

聖祖仁皇帝崇儒重道樂育英賢凡所以加恩庠序
者靡不周且至矣而又親書萬世師表四字頒賜天
下學宮及我

皇上纘承大統寤寐羨牆旣追封孔子三代復賜以
生民未有扁額天章宸翰炳耀宮牆故凡府州以至
縣邑莫不喁喁慕義維新廟貌以增聖道之輝而吾
絳之學猶是破瓦頽垣荆棘滿目非所以振起衰靡
欽承德化也因捐俸以倡其首而紳士耆老及邑之
子弟亦各踴躍捐貲選料鳩工自正殿兩廡大成櫺
星諸門名宦鄉賢諸祠內而崇聖宮明倫堂以至禮
門義路外而文昌閣奎星樓以及東西泮池莫不經

營修葺百堵皆興及夫落成則見向之殿宇傾欹者
嚴翼而正椽題之朽蠹者寬大而堅蓋瓦磚級之破
缺者平易而整齊赤白之漫漶不鮮者輝煌而燦爛
而又復修進德修業二齋東西二厨灶使諸生得以
時肄習揚風扞雅之聲與辟雍鐘鼓相爲響應余於
春秋奠釋而外時與邑之賢士大夫講學行禮於其
間而一時之環橋而觀聽者見人文之都雅瞻宮闕
之巍巍莫不心曠神怡肅然起敬頑者格其非心秀
者興其懿好潛孚默感道一風同教化由茲而振興
人文由茲而蔚起嗣今以往將見奇猷偉績史不勝
書秋榜春闈籍難罄註於以鼓吹休明成一代棫樸
菁莪之盛以仰副我

皇上作忠勉孝化民成俗之心則官斯土者與有榮
施矣謀始於戊辰之孟冬落成於己酉之桂月爲工
頗大而歷歲未久爰勒之石以垂不朽云

重建敬一亭記

國朝
邑令蘇大禮

聖經誦傳古法開萬代教學宗旨而先儒朱子作大
學或問契緊標一敬字爲學人始終要務又曰秦漢

來無人識得敬字者自程子以主一釋之其義始親
切蓋主敬之謂學主一之謂敬此學宮中敬一亭所
由建也余承乏是邑時虔謁聖廟見殿宇重輝廡簷
增彩而明倫堂後文昌閣前敬一舊址尙在荒煙茂
草中蓋斯亭之廢久矣夫古今之變沿革互易卽就
絳學攷之創於後唐增於明燬於寇重新於本朝其
中建置之後先與夫廢興之蚤暮由來俱各不等何
有於一亭顧予惟

聖天子加意學校綱目畢張歲舉月修費帑錢不可
勝計而斯亭尙頽廢如故且屢經修葺諸凡備極壯
麗而於所謂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前人標而出
之以爲聖學成始成終之要者偏若視爲緩圖任其
頽而不之理上厚期之以其實而下並不恤乎其名
則斯亭之廢爲大可懼也董其事者非官斯土者之
責哉用是謀之羣僚共捐俸以首倡兼亦資夫衆力
胥解囊而交贊工竣集諸生至亭下命之曰敬一之
名業與公等復其舊敬一之實願與公等圖其新不
敬一於心而敬一於亭歲建一亭何益哉諸生勉旃

內而身心意知外而家國天下準先儒絜絜示人之
要體聖經紹往開來之旨於以上副乎國家建學明
倫作育人材之至意而因以不負余循名核實奉行
教化之深心處則主一心以敬學出則主一心以敬
官將來道術之昌明事業之宏遠有不與斯亭共垂
不朽者哉諸生成曰唯是不可無記因允其請書之
刻諸石

創設義倉碑記

國朝
邑令 舒 起

粵稽義倉之設由來久矣自隋長孫平倣周禮委積
之法令民間每秋出粟麥輸之當社令社司檢校官
爲監察春借秋還循環無已官不侵吏不擾其法經
久其利溥長其往來還借無守侯奔走之勞出納存
貯無耗沒侵漁之弊視常平社倉諸法相濟爲用者
也我

國家休養生息百有餘年凡耕三餘一耕九餘三一
切食時用禮爲元元計者旣已周詳曲盡矣而猶慮
水旱不時堯湯難免特頒

恩綸諭令各省地方歲際豐稔勸民輸粟以備款薄

積有餘之穀麥防不足之度支分紅腐之倉庾濟枵
餒之黎民變閭閻之采色爲室家之盈寧拯井里之
貧乏爲素封之捍衛彼有餘財可以周急此有餘力
可以禦侮將見強梁暴客難侵執挺之鄉鼠竊狗偷
不犯報德之里不但可以濟民食而且可以善民俗
不但可以通民財而且可以定民志古聖王所以寓
兵於農兼教於養久安長治而不敝者胥此道也今
荷蒙

簡命來守茲土欽奉

皇上如傷之念仰遵各憲已饑之心承命積貯上宣
德意下育民生而此邦紳士賈連葉等復好善同懷
傾心樂輸共得穀二千五百五十石雖數未多亦云
可矣苟非俗厚民醇豈易克此由斯而進又何含哺
擊壤之不可再見於今日也今得與民共沐高深同
安衽席何幸如之爰叙其事敬勒諸石以勸將來以
垂不朽云

文廟古柏記

國朝
曲徽音

絳邑夫子之廟位城東南隅其前後左右共柏三十

六株要之皆不記年故曰古柏業古矣又胡記明吾
夫子之教澤歷億萬世而不忍傷也曩者夫子之道
雖阨於時然杏壇講學經天如日月行地若江河暨
其沒也弟子來奔而樹封者千萬迄今自王宮國都
下至鄉學罔不遵乎聖教也故凡一噐一物皆宜寶
而傳之今學宮之柏大者連抱高者數尋其列於階
下也拱向峙立而挺秀其羅於兩旁也循墻負壁而
蔭翳鬱鬱蒼蒼皆有霜皮溜雨黛色參天之致惟東
南一株幹孤枝繁葉茂蔭厚較衆木爲尤大或曰神

株也或曰木仙也或又曰在邑則維風在廟則助文
也余竊以爲柏之爲物勁質也堅心也有後彫之節
君子之風焉而以植於泮宮蓋將以樹木者樹人矣
寧第壯觀哉然以其樹大值多攻之可濟公用理勢
然也昨歲丁卯八月城陷東南隅約數十尺說者爲
災將及於學宮而禍且延於生靈至今歲果有伐樹
修城之舉雖進言者日益懇懇而令長舒公力拒羣
言惻然不忍乃謀余兩學意在捐貲合邑紳士靡不
踴躍樂輸得金若干兩有奇未幾而城垣已完孔廟

之柏終於無恙寧非學校之幸絳城之福哉夫孔之
檜端木之植楷與夫召之甘棠萊之柏不盡屬無用
之材而人不以爲用者母亦唯是古昔聖賢政教德
化久而不忍湮乎願後之君子共體此意使文廟內
外之柏無不永垂千古也則幸矣是爲記

學田新記

國朝
邑令汪援甲

絳邑之有學田所以拯單寒勵學校創其事於始後
更有利物之君子因已然之迹而推廣之則其爲惠
益大且遠事昉於前明邑令牛君耀台牛君首是謀

邑人協其力捐輸以成之碑版以紀之其所以經畫
者甚詳鼎遷以來歷年滋多而絳當兵燹之後遺規
往制凡屬碑誌之所覩記僅賴以存而公私錯出往
往雜亂混淆湮沒而不可復辨隳古昔之良法屯仁
賢之渥澤俾一邑之士有虛名而無實惠豈獨奸民
滑吏之爲病哉官斯土者蓋不能辭其責矣余不敏
來蒞茲邑在乾隆十三年之秋適逢各上憲加意作
人之盛踵前令未竟之緒爰不辭勞瘁按籍而記之
未幾而愚民之所攘據不肖之所欺隱以及荒烟蔓

草之剝蝕悉經釐正共得今田若干畝在前碑已載之外而通計其歲之所入除分給貧生而外又以供兩義學之修脯並獎勞先聖廟鳴贊諸生其餘完納稅糧有差入無缺漏出無侵漁職其役者前儒學教諭曲君徽音訓導周君文熙今教諭陳君膺笏典史朱懋烜實始終之夫流淵源而益長聲順呼而加疾興賢育才溥施廣濟求古良吏之所用心余固願學焉而未能然修廢舉墜俾古人之所畱遺不至終歸於漸滅用以贊勳盛治加惠來茲余不自揆願與諸君子共勉之爰立石爲記

重修關帝城隍兩廟碑記

國朝邑令 汪援甲

易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福善禍淫神實操之與夫宰一邑者激揚之必當而治化斯彰蓋幽明一理神人無異致也神所憑依厥惟廟宇吾邑關帝聖廟與城隍神宇並峙於邑城靈應久著第廟貌未修歲久不無傾圮爰有五街公直創爲義舉募衆修葺始於辛未歲之孟夏鳩工落成乃在癸酉之季秋丹雘聿新美輪美奐凡兩廟之中若正殿若寢宮若

獻殿以至廊廡舞樓門庭坊表及各廟神像整齊華
麗蔚然改觀且修建關聖之三代神祠續置供香寺
建春秋名樓一一具備是所謂衆擎易舉集腋
成裘協力輸將功莫大焉既成乃請碑記於余余思
靈爽之式憑一邑之庇蔭也職是土者惟幸時和年
豐民安物阜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熙熙皞皞以臻上
理何莫非神之所默贊與自茲供奉綦謹黍稷維馨
垂諸永久當亦毋忘重葺之苦心經營之盡善矣所
有樂輸當事暨紳衿耆民以及遠方好善君子姓氏
另碑開載以志勿諉焉

文公不賞介之推辨

國朝 郭 匡 邑人

公子重耳出亡在外從者數人子推與焉過五鹿之
野公子餒甚推割股啖之及返國賞從亡者祿弗及
遂與母氏偕隱當公之賞從亡也誓御僕隸恩胥逮
焉胡獨於推而遺諸或曰偶也公豈有靳焉噫嘻從
者寧幾千百人遂忽不加察乎且以從亡數人而忽
焉遺忘何霸之能爲余謂斯舉也非偶也靳也曷靳
乎惟以推之割股故也旣割股矣何以靳不見世之

割股奉親者乎毀身事親君子譏之推也母乃類是然則致身之義非乎夫死生利害所不恤者大節也區區口腹之故而毀其身婦寺之忠也奚取焉且推能親於子犯乎甥舅之戚值其餓且淡焉置之推也爲此方之易牙豎刁烹子自宮以取媚於君者相去能幾何哉夫重耳固中智以上者也當其奉盃以進顧雖朶腹雖果而下咽之頃早已心焉鄙之矣故曰非偶也斬也然則綿上之旌志過之辭又何以故蓋公於斯漸有悔心焉故云然耳蹈道者終弗許

重修泮池魁樓碑記

國朝

梁廷霖

丁丑冬余秉鐸絳邑謁先師廟見其待修整者不一而足惟泮池魁樓破壞尤甚夫泮池無水則難樂藻芹奎樓就頽則奚聚靈秀越戊寅春與僚友及諸同學議其事衆謀僉同擇城鄉練達士首倡盛舉人心踴躍爭輸池盤石鞏固使水無所洩東旁更穿井以裕其源駸駸乎鼓浪之有憑矣奎樓自下而上重築臺基又頂建小墪助文星也圍施朱色煥文彩也署西南隅向屬凹下堪輿家以爲文脉攸關宜峻其勢

因於貲之贏餘者建書房三間與諸生講習其中所以盡人事以卜飛騰之兆者余與多士殷殷有屬望焉

絳山賦 以土厚水深爲韻 國朝 白 雲 邑人

維絳唐堯之墟冀州之域而實晉之舊土也西北有山厥名曰絳絳水吐焉紫金以爲骨赤瑛以爲肚白石以相質峩嶷以作股教凍以繞襟帶汾澮以分門戶縣之得名由來已古雖歷代各有沿革分封各有所取而凡晉之所謂南絳北絳故絳新絳皆藉此山

以爲之主是山也萃然起於桐沃翼絳之區表延綿亘聳轟蒼秀千巖萬壑掩映前後三峯挺出嶙峋峻陟南則俯瞰乎華行湫條若環列若朝拱不啻羽箭金堠北則遙矚乎喬山襄陵萬家烟火樓臺雲構而郁郁焉一如黼黻絺繡東則昂首於丹峯樂池而萬象森羅若虬虵之鳴玉漱西則若鳳翼若雉尾分形別派而虬和紅鶴樓實盤結旋繞於其右聚精兮成彩積氛兮醇厚夫豈惟三晉之屏藩乎抑亦河東之腋肘也至若扶桑朝暾若木移晷斯時也雲間之五

色未彰爲蜃樓霞際之九光總披於海市而此山之
峯頭獨見嵐光浮金山色敷紫上映石洞瑞雲下臨
古刹聖水照濂波則焜耀乎沸泉射積雪則晃朗乎
柏藁湫池凝兮得朝旭而塵消鴈陣排兮承晴暉而
獨喜雖夕陽未鋪於華表而曜采已布於晨巋睹茲
當陽之陸離行見光華之載起是蓋絳邑之大觀遂
譜爲山景之勝美於是過澗道至晚峒歷林麓上嶽
岑覽層巒之聳翠瞻窈谷之幽深登紫府而探玉入
丹穴而揀金挹清飈之披拂爲歌南風之曲聆碌碎
之細嚮似聽五絃之琴雖周王之轍迹不至謝公之
屐齒不臨而振衣而上躡足而臻恍登泰岱之頂而
嘆爲觀止遊衡岳之巔而臨風嘯吟已而晨光熹微
行歌舒心歌曰絳爲晉之主山兮伯業于是而在雖
遷徙其靡常兮嗟斯名之不改其土厚兮其水深是
山鼎峙氣森森迄今歷數中原地猶見當年卜築心

絳縣志卷之十四

藝文第三

詩 舊志序附

故絳行

唐 杜 顥

君不見銅鞮觀數里城池已蕪漫君不見虓祠宮幾
重臺榭亦微濛介馬兵車全盛時歌童舞女妖艷姿
一代繁華皆歇絕九原唯望塚纍纍

故絳城

宋 司馬光

文公恢霸畧征討輔周衰奕世為盟主諸侯聽會期

山河表裏在朝市古今移欲訪虎祠處鄉人亦不知
送公期得假歸絳

宋 歐陽修

風吹積雪銷太行水暖河橋楊柳芳少年初仕卽京
國故里幾歸成鬢霜山行馬瘦春泥滑野飯天寒餽
粥香畱連芳物佳節過束帶還來朝未央

馬跑神泉

宋 盧 象

將軍稱賀魯遺廟俯靈淵
漉蛟龍穴波跳赤鯉泉
路廻芹澗水村近石林煙
野馬含暄氣農夫出故廛
土膏興耒耜尸祝傍山顛
閱世無銘石茲遊匪幕天

頃來規下宇必葺慕先賢
悅使成能事掄材出俸錢
伉香推幹蠱班匠擇精專
黜聖何其麗樂樞本自然
松青離石道雲白介山田
適嘆飛翬速仍憂黃雀穿
梨花寒食後桂籍酒樽前
饑麝尋香柏流鶯助晚絃
吳歛摧玉笋趙舞落金鈿
上已無過酒春衣試欲湔
故園思鞏洛禊飲客汾川
寄語西河老鄉心朝暮懸
過介之推廟

宋 張商英

十九年從晉重耳艱棘憂危同踐履
田中丐食桑下謀繭足周旋垂萬里
一心奉事不自欺逆知天意開

公子及河忽聞舅犯言如以朝衣蹈泥滓鄙夫豈可
與同行攜母入山甘隱藏公子歸來霸業強築壇踐
土尊天王大夫卿士環佩鏘斬祛寺人分頡頏念子
昔者皆奔亡舍我長遊情怛傷大蒐縱火焚山岡烈
焰不肯回剛腸嗟乎義士不可量何人謬作龍蛇章

凝翠亭

元 劉遂初

縱目孤亭上河山暫展容風寒無六月雲重失千峯
日下中條隱霄間華岳重登臨懷古晉形勢見提封

豐樂亭

元 絳州牧 宋克篤

當年凝翠構高亭今日題爲豐樂名百里桑麻森夏
景四郊禾黍見秋成繡衣登覽曾畱咏皂蓋來遊忻
有賡永願河清並海晏普天簫鼓慶昇平

絳陽懷古

元 劉遂初

三晉規模大河山括地廻族亡悲二五國霸憶羣才
落日黃原映晴天翠嶂開山鳥爲我至一夕滿庭槐

絳縣吟

元 宋克篤

絳山青青絳水流老人原不知春秋都邑之遷由晉
侯新絳故絳皆增修東來已觀澮水洲潞公庭下曾

遲留西還直抵荀息邱爰攜詩友同追遊姜嫄庭下
松陰幽車箱故城烟草稠老人豈是夷齊儔采薇
歌聲傲周東雍龍頭與馬頭富公活民來青州自慚
政拙無嘉謀按部適至臯落陬一州六縣思分憂軍
儲給散錢斯週河南不日烟塵收普天同沐恩波優
絳陽小臣無所酬古人所有我願求以此奉職其何
尤

瑞麥詩

元 鄭 輔

絳山高原平百里亥字老人年莫記土風淳古民愈

勤鑿井耕田務農事應時需雨足甘潤宿麥盈疇人
已喜青稍滾浪彌隴平綠葉翻光密交穗鱗鱗膏壤
周數畝一莖所出六七爾雖致關內重兩岐豈獨漁
陽雙穗美老農自言生畝畝髮白未嘗逢此瑞愛民
父母二千石倅郡孜孜猶愷悌寬平令尹人自安餘
惠所加無不至民和政和天地和協氣薰蒸作豐歲
繪圖來上駭衆目一日歡聲流遠邇太平景况民力
餘鼓腹嬉遊飽清世

前題次韻

元 吳克禮

古絳名都盛閭里土厚民淳前史記四郊鑿井且耕
田百室勸工兼樂事不才衰晚謬分符偶值豐穰良
足喜席憲麥地二畝餘秀出一莖三五穗橫流協氣
天地和出應聖時非適爾圖形統素上儀曹未媿來
甃形頌美兩岐而秀特爲常異畝而同莫稱瑞自嗟
從來昧循良復媿臨民非愷悌日迷衮衮簿書間
驚此物奚爲至休論千倉成有年且喜三農成樂歲
遼遼堯俗幾千載况指平陽尤密邇懽呼擊壤且與
歌此時再道唐虞世

涑陽書院

元 宋克篤

諸處寥寥厥序庠喜聞於此誦琅琅爰停皂蓋絳山
下幸覩青衿涑水陽道祖仲尼文郁郁鄉隣君實事
彰彰牙籤架插餘三萬子讓家書富所藏

絳侯廟

元 劉遂初

知畧休誇平與良知人百代仰高皇軍中左袒如翻
掌始信安劉在木強

絳侯墓

元 宋克篤

君不見呂雉鳴晨思構難天贊元臣輔西漢陳平定

絳縣志 卷之十四 藝文第三
計去交驩絳侯一呼軍左袒呂氏既誅劉氏興絳侯
歸絳常兢兢如何却畏書牘背持兵以見疑徒增嗚
呼絳侯雖已老有子條侯生更好細柳令嚴天子驚
塞上烽烟歸一掃今我遊絳邑墓傍有古柏蒼蒼傲
雪色不凋猶似當年木強色

和僉憲節齋先生韻

元權 尹 劉履謙

豐樂亭扁幾百秋登臨到此滿懷幽偏宜乘暇讀書
史亦可公餘少燕酬南望青山連市井東觀綠水灌
田疇龕間讀罷清詩句風憲文章道統周

贈絳邑劉履謙

元 馬元臣

絳邑劉賢尹居官政教新盡將游俠子化作讀書民
澮水清千古行山接四隣邈哉堯舜俗今日復還淳
行臺夜坐

明 楊 錦

風色淒淒羣動寂孤燈獨坐意蕭然幽禽饑集寒枝
上遠柝聲聞朱戶前經濟無功慚綺餽馳驅何事報
蒼天閑來庭下頻翹首金闕遙應北斗連

姜嫄祠

明 楊 錦

姜嫄有遺廟寂寞萬山中虛閣猶蒼樹荒庭自野蓬

地偏經過少客至禮儀隆稽事開周祚生民報不窮
前題

明邑
令 黃維翰

攬衣直上鳳凰臺萬里無雲絕點埃履跡至今成幻
夢誕真自古志靈胎荒林有廟巢烏鵲粒食何人闢
草萊我亦東南耕稼客曉來稽首叩庭階

謁晉文公廟兼懷恭世子

明
黃維翰

晉國山河今代在今人追念昔人難閒關十九魂銷
盡謀國親疎意未闌圖霸要知殉節重待烹休作出
亡看揮毫無限傷心事古墓陰濃泪暗彈

華山晚照

明邑
令 黃維翰

碧海蕭蕭落木稠淡雲寫出萬山秋斜曛一帶明光
錦點綴瓊樓上玉鈎

沸水濺波

明
黃維翰

洪爐鼓鑄漾金波鮫杼風梭裊碧羅好景不隨流水
逝到來吾欲挽天河

石洞飛雲

明
黃維翰

仙郎煉藥已千年此地猶餘萬斛煙會向神龍作霖
雨肯隨暖日映藍田

柏林積雪

明 黃維翰

參天黛色已崢嶸古幹凌霜舊有名為愛冰花清不染長教畱作歲寒盟

湫池舒光

明 黃維翰

一派靈源帝座通夜來紫氣滿龍宮五花噴出千尋雪野老狂呼烟雨中

澮灘落雁

明 黃維翰

數幅霞箋錦字斜沙頭亂點白蘋花南飛為報瀟湘客四海常懸未問家

絳山曉日

明 黃維翰

六丁捧出海珠紅圖寫峯巒一望中千古堯民欣就日至今佳氣鬱葱籠

古刹靈泉

明 黃維翰

飛蓋朝從鷲嶺遊三泉品列號靈邱可知一片如來意誰苦誰甜就裏求

三泉並出甘苦各分故云

太陰山

明 徐賁

巍巍太陰山厓壁拔嶄峭積水嵌層墟凜若太古造凍深草木堅僵立勢難撓高寒橫障空陽景未嘗到

隣有羲和墓欲問莫可弔如何於此地獨不被臨照
至今山中鳥無性識晴昊聊爲志其事因之發長嘯
譙樓
明耿純
咫尺齊雲接廣寒四圍環繞碧闌干近霜叩處天將
曙帶月敲時漏欲殘喚醒禪機談貝葉驚回旅夢整
歸鞍千門萬戶交相語喜得晨興夜寢安

絳縣老

劉漢儒

絳縣有老人漫不記甲子趙文召不來泥塗固自喜
一遇晉師曠頓爾失年齒噫嘻錢鏗八百非不多人

生何苦爲形累

撤公殉節詩

國朝張可前

嗚呼撤公死不朽挺身殉國誠非偶封疆諸臣固其
宜廣文先生亦何有可憐江城戰血腥羣寇殺人如
剪韭公獨慷慨植綱常成仁之志蓄已久袍笏入廟
拜先師北望遙謝君恩厚從容端坐明倫堂厲聲叱
咤雷霆吼鼻端出火齒穿齧拍案怒罵不絕口縱死
能令賊膽寒浩氣磅礴歸北斗陰風慘黯日無光碧
血淋漓篆蚪蚪招魂死在湘水涯埋骨宜卜泰山阜

輝煌俎豆照丹楹
姓字文章金石壽
君不見草間乞活
紛出走生存七尺
看亦醜試問有面
見公否嗚呼
撤公死不朽

前題

胡在恪 湖廣

朝衣罵賊芹宮上
壬午嘉平望日前
郡邑當時歸鼎沸
乾坤從此入烽烟
鬼神盡爲先生泣
簡策都將後死傳
感嘆已成今古事
故居何意弔新田

送張中峯歸里 五首

國朝 陳霆萬

疏蕪邑里劇堪憐
籍甚循聲屬大賢
五載澤深流激水
三春人樂醉秧田
喧枝鳥雀庭還靜
入牖雲山夢亦閒
却怪鶴糧餘一頃
賦歸平子乞林泉

誦謗輿人逐影聲
風流去日是眞評
但看遍道千家泣
若個居官一味清
帶雨曉犁勞勸課
鳴鐘夜月苦逢迎
年來心力應俱憊
揮手江東學步兵

圖畫攀轅事絕書
二疏當日可相如
四時巧宦終輸拙
一着先機合遂初
載篋詩篇裝不薄
沾衣碑字淚偏餘
飽看解組人多少
循吏如君計豈疎

頭銜手板苦無休
駟馬高車此大憂
料道省郎能俯

拾公請告時銓部有行取之檄幾登是選以拜疏不果邨知家墅足勾畱秋雲
去路愁烟樹晴日歸來續釣遊仕宦似君真獨醒眼
前強半醉鄉侯

牢落常年老一瓊溪山雖好對愁眠得從漢上依劉
表且喜源明愛鄭虔交久總知離緒惡道高肯為宦
情牽雙鳥遮莫飛將去望斷郵亭隔暮煙

翼城李司鐸步予洪洞道中韻詩以獎之

國朝 德 保

絳帳無須羨馬融依然桃李慕春風籍從絳縣仙踪
近出宰衡陽雁影紅講席周旋官最冷家園咫尺路
還通好將雅化培多士助我驅歸大道中

姜嫄祠

國朝 署令 熊名相

存雲嶺上鳳凰臺古墓何年松柏栽王跡肇基歆履
武蒸民粒食降靈胎華山晚照當軒入涑水清流繞
廟來荏菽禾麻功德遠居民也曉說郊禡

華山晚照

國朝 張允中

東南紫氣裊晴雲漠漠寒林落照紛為愛天開圖畫
好青巒紅葉映斜暉

沸水濂波

國朝
張允中

婉轉波痕淺淺
沄如鱗如縠又如雲
值今明聖崇儒
日流水無心見至文

石洞飛雲

國朝
張允中

石壁天開千歲古
斷崖烟繞萬山空
仙人跨鶴知何處
遺跡依然瞻望中

柏林積雪

國朝
張允中

霜姿秀削拂層巒
又帶奇花傲歲寒
一片冰壺孤月照
堪羞繁卉落江干

湫池舒光

國朝
張允中

山光深鎖紫龍潭
鬱鬱蒼蒼香雨涵
五色從中通變化
烟花一帶小江南

澮灘落雁

國朝
張允中

經天一晝挾雲漢
繞澮三秋帶夕陽
有意為民除草穢
年年露冷浴寒塘

絳山曉日

國朝
張允中

孤峯天半染朱霞
遠接蘇門秀色賒
旭旭明珠譎復旦
巖封猶自有光華

古刹靈泉

國朝 張允中

誰知淨土產靈窪朝覆慈雲暮起霞甘苦原來皆自得半隨明月護曇花

春遊南神廟

國朝 李拔萃 邑人

習習和風漠漠烟春光滿目足畱連千峯合拱呈青翠二水分流匯碧川到眼好花排錦繡穿林黃鳥弄絲絃我今亦有山翁意倒着接羅向遠天

府君廟古柏

國朝 白雲 邑人

古廟深棲不記年輪困盤曲接雲烟屢經霹靂神猶旺久歷風霜氣愈堅蒼老不居三代後蓊窿宜在二陵前虛中况足容車馬韜晦何知雪後天

龍澗早春

國朝 姚媯公 邑人

尋芳曲澗識龍津澹蕩清光鬪早春夙稔盈科流澤遠俄驚解凍化機神掠波舞燕風迴翼戲水游魚日照鱗最喜陽和先到處源頭活潑倍宜人

前題

國朝 喬大乾 邑人

春光不爲九龍私土人呼其地爲九龍溝地近陽和生意滋岸草乍萌泥解凍澗冰初泮水流漸風來先覺吹微暖

日過還欣去漸遲鳥語蜂遊知氣候尋芳聊復快追隨

鳳崗疊翠

國朝 朱孔陽 邑人

參差古樹聳高崗爲愛山名號鳳凰濃蔭春深遮遠嶺疎林秋老透斜陽層層似有干霄意鬱鬱曾無溜雨傷樵斧不驚柯葉茂欲尋佳景在烟莊

明吉大來舊志序

嘉靖己未

志以紀事也絳爲堯之故墟歷年旣遠沿革不同其地之高阜俗之儉嗇民之質朴勤苦未之有改也古人所謂憂深思遠所謂颯颯乎有陶唐氏之遺風今幸猶有存者顧邑自肇建以來未嘗有志而人文物產漫無可稽嘉靖戊午霜橋李公謂郡邑無志是謂缺典吾有司之責也於是屬余輯之余考諸古今載籍索之斷簡殘碑比事分類採輯成編若田畝所以充貢賦徭役所以稽民數山川以察形勝地里以分

遠邇人才以驗氣化之盛衰官師以著政績之得失
此事之所必記而志之所由成也觀志者觀田畝之
數而任土作貢之義明矣觀徭役之繁而用一緩二
之心切矣觀山川形勝地里遠邇據地設險防守之
慮周矣觀人才之盛衰官師之淑慝育才旌淑勸勉
之意寓矣志之所係豈其微哉於戲英服哲采宦於
斯者不可勝紀老師宿儒抱良史之才者亦不可勝
紀而數百年來迄無一志以紀其實而霜橋公乃能
展采開先肇斯曠典使一邑之乘缺於百年而成於
一旦捐俸壽梓用圖久遠可謂達爲政之務可謂大
有功於時公其可少乎哉因序及之

明陶登舊志序

萬曆三十三年

余髫時雅嗜春秋以其載二百四十年之行事無虛
美無隱惡誠萬代不刊之典非他史之多所訾議者
比日者暫憇田野取舊所讀書一屬目焉絳之選士
續君唐祚謁余道邑之大夫新纂志成懇余序諸首
蓋以絳之有志歷年旣久山川固未有改而時異勢
殊變態萬狀凡觀風至者索實錄以稽典故則故者

傳聞多所未載卽間有載者又皆溫媪之疑魚魯之誤每爲於邑黃侯治絳數載興廢舉墜尤加意於邑志先是入計時開局纂修命亞侯趙君禮羅貢生趙君續君等執筆細心裁訂刪其繁補其缺序其紊正其舛諸弗軌於筆削者毫不假借經年而告成爲卷凡六爲條四十有奇條各有說要皆曹好曹惡宛然一春秋華衮斧鉞之義也侯於案牘之餘不憚運斤再加刪正俾其金根沿舊已亥聿新然後付之剞劂誠一邑之實錄也余惟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史以載一國之實觀之可以鏡得失志以載一邑之事觀之可以知利害矧絳爲唐堯甸服晉文故墟漢周勃食邑凡弔古之士必披閱焉則所以鏡其隆替之故動其興除之心者將於此志係之矣豈徒備觀覽玩物情而已哉侯之善政不止成志事志成而侯之善政具可觀已是爲序

國朝趙士宏舊志序

順治己亥

嘗考絳爲晉都新田地山西新通志以爲今之絳縣曲沃詩傳注唐在今絳州郡志于翼亦曰春秋爲晉

之絳邑後改曰翼絳之名其由來遠矣歷代沿革不一疆域併裂於是州有志沃有史翼有乘而縣亦有志焉嘉靖創始萬曆再葺吉陶二序詳且盡矣余自戊戌治絳下車來卽詢掌故而絳人僉云箐林發難之際鉞梓盡付祝融亟力購遺止得斷簡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將以編年紀事昭往而勸來也修舉乏人考証罔據寧非守茲土者之過歟余皇然是懼亦旣聚族而謀敦請老成名宿各就蠹譜俾出鴻裁爰刪穰以芟繁並補遺而訂誤書將殺青廣文張君

述其顛末比於元晏客有過余者曰新志簡潔詳明甫開卷而絳之山川人物瞭若列眉誠實錄矣夫絳在曩或稱都會或號侯封其間沿革代更亦得聞其遺烈乎余曰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子燮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復自曲沃遷都于翼而以其故都曲沃封成師是爲桓叔其後桓叔之孫武公滅晉仍都曲沃子獻公始都絳至景公遷於新田復命新田爲絳而以故都之絳爲故絳客曰故絳據史傳爲今絳州地無疑曲沃卽新田也何景公謀去故絳不云復都曲

沃而言遷於新田豈新田曲沃爲兩地乎余曰然今之聞喜古曲沃地今之絳縣曲沃古新田地也新通志所載誠是客曰左傳引絳縣老人事最著安見絳縣新田爲一地乎余曰老人當晉悼城杞之年在景公遷都之後既命新田爲絳自不名新田而名絳縣矣客曰絳爲都奚以縣名余曰史傳晉幽公時止有絳縣曲沃二邑何亦以邑稱絳耶况郡縣之法始于秦周制視近今亦或有別乎郡志又載翼於春秋爲晉之絳邑後改曰翼則翼之先亦絳地也及漢興併

翼入絳爲絳縣封周勃今曲沃翼城志中所載無異也東漢加邑字至後魏始析絳縣地爲三一置曲沃縣爲今曲沃之始蓋漢武帝破南粵時已改古曲沃爲聞喜矣而此卽絳縣地而另置之也一置北絳郡後復爲翼一置南絳縣自是之後而絳沃翼遂分矣竊以爲絳之名當起於山若水今絳山爲邑主鎮去縣二十里智伯所謂絳水可以灌安邑者其源又出自城西山靈川秀地居上游歷千祀而名莫易絳誠古今來名區哉他若太行綿亘中條逶迤而涑澮沸

濂之波及隣壤者探本窮源無不過絳而問焉賢人君子生於其間往往有陶唐冀遺風餘思雖當分析之後猶颯颯若前日也是合沃翼而絳自若卽析沃翼而絳亦自若也然則沃史翼乘州志具在焉絳縣志又烏可少哉客起謝聞教遂因序志而漫及之

國朝張允中舊志序

順治己亥

天下之大人物之多是非之相準進退之可憑非國史無以紀載而散諸一邑則有山川土田物產形勝風俗錢穀寺觀古蹟及夫官方人物流寓等類又國

史之所不能悉載也此邑志之所必需也而抑又有說焉開闢以來有處於日增者有處於日變者當變之數則天地曾不足以一瞬然而變則必增當增之數則積古而成今積今而至於千萬世之無窮然而增亦有變且夫一代之風氣必有所尚必有所習必有所忻必有所厭有所尚必有所救有所習必有所返有所忻必有所奪有所厭必有所樂往往然也而必拘故跡而尋之譬之少小出門老大還鄉見里之人猶曰此昔之童而未弁者如故也彼昔之頽白相

往來者如故也豈理也哉况魚魯豕亥傳其訛風雨
垂魚失其真志之所關若何而可漫焉不修耶絳於
古晉僻處東南其間沿革之故廣狹之分土之肥瘠
俗之淳澆志詳載之矣余不具論獨考其志之始末
在明初爲缺典嘉靖戊午始補其缺至萬曆年間一
修於今五十餘載主斯土者從不乏人而板刻字漫
飄搖攻嚙卒未嘗議修或修之而不果將使唐堯甸
服晉文公故墟漢周勃侯食邑無所考証而與草木
同朽採風者之所憾也且

聖朝定大業海內萬象一新普天皆王土獨此憂深
思遠之鄉不能復新梨棗司土者之所短也邑侯趙
公爲燕臺名碩來治於絳百廢俱興慨然以修志爲
已任延邑之歷練老成者則有陳子所性張子熙載
博學多才者則有譚子田明各出所長共襄厥事者
則有尉子登陞侯子國鼎凡爲卷有五爲條三十有
奇數旬事竣邑侯於公餘更加刪訂開卷一閱全經
變增之數燎若指掌而不但已也紀其所尙卽知所
以救之者紀其所習卽知所以返之者紀其所忻與

系鼎
一
厭卽知所以奪之者樂之者推之任土作貢之義用
一緩二之法以及據地設險育才旌淑之意無不可
取鏡於茲矣是真一邑之史也卽所以佐國史之不
逮也而吾謂俱侯之力侯爲人簡易慈祥節儉正直
不屑媒術不爲逢迎軟美之事士之能讀書者待之
如上賓愛百姓不啻如赤子焉其所以大過人者尤
在心之一塵不染可以對天地鬼神而無愧修志特
其一斑云

